# 墨子閒詁

墨子閒詁卷八

瑞安孫詒讓

明鬼上第二十九闕

明鬼中第三十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淮南子氾論訓作右鬼高注云右猶尊也漢書藝文志亦同顏注引此作明鬼神疑衍神字明謂明鬼神之實有也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畢云正同征詒讓案節葬下篇作征字通天志下篇云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周禮禁暴氏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鄭注云力正以力強得正也是以存夫爲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畢云舊脫亂字據下文增以兵刃毒藥水火退

無罪人乎道路率徑蘇云退疑當作遇下文同俞云退字無義疑迫字之誤謂迫而奪其車馬衣裘也率徑二字亦無義據下文此語兩見而皆無率徑二字疑爲衍文案二說皆非也退當爲迓字之誤迓與禦通書牧誓弗迓克奔釋文引馬融本迓作禦云禦禁也史記周本紀弗迓作不禦集解引鄭注云禦彊禦謂彊暴也孟子萬章篇云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趙注云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卽其義也率徑當讀爲術徑屬上道路爲句率聲與術聲古音相近廣雅釋詁云率述也白虎通義五行篇云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周禮典同鄭注云律述氣者也述氣卽率氣是其證說文行部云術邑中道也月令審端徑術鄭注云術周禮作遂夫閒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杜臺卿玉燭寶典引蔡邕月令章句云術車道也徑步道也鄭蔡說並通漢書刑法志亦云術路如積注云術大道也俞以率徑爲衍文亦誤

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舊本偕作借畢

云借本書尚賢中作藉此俗改王云上言若使則下不得又言借若余謂若字涉上文而衍借乃借字之誤偕與皆通湯誓予及女皆亾孟子梁惠王篇皆作偕周頌豐年篇降福孔皆晉書樂志皆作偕言使天下之人皆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則天下必不亂也舊本罰暴二字倒轉據上文改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旦暮以爲教誨乎天下舊本下有之字畢又以意增人字王云畢補非也此文本作旦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今本天下下有之字者涉下句天下之眾而衍畢不解其故而於之下補人字誤矣下文天下之眾即天下之人也案王說是也今據刪疑天下之眾使天下之眾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吳鈔本無惑字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不明察此者也舊本明上脫不字今從王校補俞云此本作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可以不察者也下文曰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此文以爲字

卽涉下文而衍明察此字卽涉下文而誤下云不可不察正承此而言故知此文無明字也蘇云下以字當作不案俞說是也今從之此字不當刪詳非攻下篇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
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柰何而可
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
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亾吳鈔本作無亾古無字
篇中諸有無字疑古本並作亾請惑聞之見之請當讀爲誠墨子書多以請爲情又以情爲誠故此亦以請爲誠詳尚同中下二篇或與或通戴云請諸字之誤失之則必以爲有
莫聞莫見則必以爲無舊挩則必以爲有以下九字王據下文及非命篇補今從
之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
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
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何可錯出義兩通不知孰爲正字
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之

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畢云史記索隱引作不以罪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畢云文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辜昭注國語引二作二太平御覽引作後三年俞云必使吾君知之絕句其下脫後字本作其後三年太平御覽引此文正作後三年但刪其字耳辜昭注周語引作後二年辭說三爲二而後字固在皆可爲語文選劉考標重苛劉秣陵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則誤其爲期而屬上讀且誤使爲死又脫知字文不成義不足據也案宋尤袤本文選注惟其作期餘並與今本同國語辜注宋明道本亦正作三年畢俞並誤據俗本疏矣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周春秋亦作後三年據史記宣王四十六年崩則殺杜伯當在四十四年通鑑外紀載殺杜伯於四十六年非也今本竹書紀年云宣王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隱叔出奔晉則不數所殺年亦通周宣王合諸侯而田

於圃田車數百乘

田於圃吳鈔本作舍於圃畢云田與佃通說文云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案今左氏作衷佃同又案韋昭注國語文選注史記索隱引俱無此字顏師古注漢書有俞云田於圃田者圃田地名詩車攻篇東有甫草駕言行狩鄭箋以鄭有甫田說之爾雅釋地作鄭有圃田即共地也畢讀圃字絕句非是詒讓案周語云杜伯射王於鄗韋注云鄗鄗京也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徐廣云豐在京兆鄠縣東鎬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周禮職方氏鄭注云圃田在中牟以周地理言之鄗在西都圃田在東都相去殊遠又韋引周春秋宣王會諸侯田於圃明道本圃作囿史記封禪書索隱周本紀正義所引並與韋同論衡死僞篇云宣王將田于圃則漢唐舊讀並於圃字斷句皆不以圃爲圃田荀子王霸篇楊注引隨巢子云杜伯射宣王於畝田畝與牧聲轉字通疑即鄗京遠郊之牧田亦與圃田異但隨巢子以圃用爲畝隔似可爲俞讀左證近胡承珙亦謂此即圃田衍謂國語鄗即敖鄗庶韋以爲鄗京之誤其說亦可通姑兩存之俟通學詳定焉田車者考工記云田車之輪六尺有六寸鄭注云田車木路也駕田馬畢引左傳中佃非此義

從數千人滿野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車徙滿野節文俞云從乃徒字之誤車數百乘徒數千人徒與車爲對文御覽

引作車徒滿野是其證案俞校近是但此當以徒數千為句人屬下滿野為句非以徒與車為對文也

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朱衣冠益韋弁服也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也韎朱邑近過稱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車上舊本射之作射人畢云文選注引作射之詒讓案之字是也今據改中心折脊殪車中後漢書光武紀李注云殪仆也伏弢而死畢云弢太平御覽引作韔一引作伏弓衣義同詒讓案史記索隱文選注引並作弢與今本同論衡死偽篇亦作韔說文弓部云弢弓衣也左成十六年傳楚共王使養由基射呂錡中項伏弢畢又云國語云內史過曰杜伯射王于鄗韋昭注曰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云云與此略同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所又國語范宣子曰昔句之祖在周為唐杜氏韋昭曰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今陝西長安縣南杜豐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國語晉語司馬侯謂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韋注云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孔子未作春秋及楚

語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申叔時告之曰敎之春秋以戒勸其心公羊莊七年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何注云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管子法法篇云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尹注云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史通六家篇隋書李德林傳竝引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蓋即此史通又云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

爲君者以敎其臣爲父者以譏其子畢云說文云警戒也此異文曰戒之愼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畢云舊作謀據後文改若此之憯遬也憯速義同玉篇手部云措側林切急疾也憯與憯通易豫朋盍簪釋文云簪鄭云速也李作憯淮南子本經訓云兵莫憯於志而莫邪爲下高注云憯猶利也並與此義相近道藏本吳鈔本竝無也字畢云說文云遬籀文蘇云遬與戚義同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道藏本吳鈔本竝無也字

昔者鄭穆公史記鄭世家穆公蘭文公子然此實當爲秦穆公之譌畢云郭璞注山海經引此作秦穆公又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引穆作繆詒讓案郭引作秦是也玉燭寶典引墨子

日昔泰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句芒賜之壽十九年也郎約此文論衡福虛篇云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纏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堯舜桀紂猶爲尙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爲死謚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又無形篇云傳言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北齊書樊遜傳遜對問稱福報應亦云秦穆有道句芒錫辭以諸書證之則不當作鄭明矣下文凡鄭字並當作秦

當晝日中處乎廟當吳鈔本作嘗古字通用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畢云海外東經云東方句芒鳥身人面太平廣記引作人面鳥身戴云脫人面二字素服三絕三絕無義疑當作玄純玄與三純與絕艸書並相近因而致誤素衣玄純蓋即深衣采純明與凶服異也畢引說文云絕刀斷絲也非此義面狀正方畢云太平廣記引作而狀方正戴云面乃而字之誤案山海經郭注引作方面則面字非誤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犇神曰無懼畢云舊脫此四字據太平廣記增太平御覽引作一日字一本

【作神二字】曰帝享女明德【女吳鈔本作汝】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錫吳鈔本作享】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亦當作秦】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名【畢本名作明云舊脫此字太平御覽引云敢問神明爲何太平廣記引云公問神明案明名同也王云鈔本御覽神鬼部二正作敢問神名刻本名作明誤也明古讀若芒不得與名通案王校是也楚辭遠遊洪興祖補注引亦作名今據補正】曰予爲句芒【句芒地示五祀之木神月令春其神句芒是也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說少昊氏之子重爲句芒此人鬼爲木官配食句芒者非地示也】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燕簡公【畢云案史記簡公平公子周敬王十六年公元年也詒讓案論衡書虛篇說此事作趙簡子死僞篇作趙簡公並誤惟訂鬼篇作燕簡公與此同】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顧云論衡訂鬼書虛死僞作莊子義】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簡公時燕尚未稱王此王字疑後人所加】死人毋知亦已【毋吳鈔本作無】死人有知不出三年

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畢云祖道王云畢說非也法苑珠林君臣篇作燕之有祖擇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祀也據此則祖是擇名故又以雲夢比之下文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亦謂祖擇之塗也然則此祖非祖道之謂王說近是顏之推還冤記又作燕之沮擇當國之大祀祖與沮菹字通王制云山川沮擇孔疏引何胤隱義云沮擇下溼地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擇有草者爲菹也俞正燮據說苑臣衛云魏翟璜乘軒車載華蓋時以閒暇祖之於野蓋所謂馳祖者也未知是否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王引之云當猶如也又齊之下校增有字詒讓案國語魯語云莊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又曰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韋注云旅衆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云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宋之有桑林左襄十年傳云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杜注云桑林殷天子之樂名淮南子脩務訓云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高注云桑山之林能爲雲雨故禱之呂氏春秋慎大篇云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高注云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所奉也莊子養生主篇云合於桑林之舞釋文引司馬彪云桑林湯樂名案杜預司馬彪並以桑林爲湯樂左傳孔疏引皇甫謐說又以桑林爲

大獲別名以此書及淮南書證之桑林蓋大林之名湯禱旱於彼故宋亦立其祀左昭二十一年傳云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當卽望祀桑林之處因湯以盛樂禱旱於桑林後世沿襲遂有桑林之樂矣楚之有雲夢也爾雅釋地云楚有雲夢郭注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上湖是也周禮職方氏荊州其澤藪曰雲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周禮州長鄭注云屬猶合也聚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燕簡公在位十二年卒當敬王二十七年魯哀公二年則殺莊子儀事當在簡公十一年也但依左傳昭三年北燕伯款卽簡公史表則以爲惠公其元年當周景王元年在位九年卒歷悼其平三世而後至簡公與左傳殊不合未知孰是論衡死僞篇云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義起於道左執彤杖而捶之蹴於車下與此小異疑兼采它書桓古與和通桓門當卽周禮大司馬中冬狩田之和門與此云馳於祖塗不同也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語吳鈔本作言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憯遫也以

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
說為然也惟吳鈔本作唯昔者宋文君鮑之時君吳鈔本作公論衡祀義
篇云宋公鮑之身有疾有臣曰祏觀辜顧云論衡訂鬼作宋夜姑詒讓案字書無祏字
論衡祀義篇云祝曰夜姑則祏當即祝之稱祝即周禮大小祝也觀辜疑亦夜姑之稱左傳昭二十五年
魯有申夜姑釋文夜本或作射又文六年晉狐射姑穀梁作狐夜姑春秋桓九年經有曹世子射姑左傳
定二年又有邾大夫夷射姑是古人多以射姑為名之證固嘗從事於厲論衡祀義篇云
掌將事於厲者盧云厲公厲秦厲之屬也宋殿陽士秀以厲為神祠以管子請桓公立五厲祀堯之五吏
為證後世統謂之廟祩子杖揖出與言曰類篇示部引廣雅云祩詛也畢云祩祝字
異文祩子即祝史也玉篇云祩之俞切呪詛也又音注言神憑於祝子而言也蘇云下言舉揖而棗之則
揖宜从木為揖俞云下文祩子舉揖而棗之揖未知何物疑此文本作祩子揖杖出下文本作株子舉杖
而槀之尚書大傳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鄭注曰揖挾也此揖杖之義也因揖杖誤倒為杖揖後人遂
改下文之舉杖為舉揖以合之耳舉杖而棗之猶定二年左傳云奪之杖以敲之棗即敲之段音案祩疑

禂之異文說文示部云禂禱牲馬祭也周禮甸祝禂牲禂馬鄭注云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畢以祩爲祝異文說無所據上觀辜已是祝則[illegible]子不當復爲祝禱疑當是巫巫能接神故屬神降於其身謂之祩子猶楚辭謂巫爲靈子也蘇枝謂揖當作楫近是論衡祀義篇作厲鬼杖檝而與之言又云[illegible]檝而掊之檝卽楫之俗然說文木部云楫舟檝也於義無取禱疑楫實當作杸篆文形近而誤說文殳部云杸軍中士所持殳也與殳音義同淮南子齊俗訓云揩笏杖殳許愼注云殳木杸也但漢人引已作楫未敢輒改

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

淮南子時則訓高注云全無膚缺也畢云全謂純色與牷同

春秋冬夏選失時

蓋言祭厲失其常時畢云選同算詒讓案選下有挩字後文云官府選効必先祭器則選下疑挩効字選當讀爲餟具之餟畢說非詳後

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

王引之云意與抑同論語學而篇求之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

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繈之中

畢云荷與何同漢書注李奇云繈絡也以繒布爲之絡負小兒師古曰卽今之小兒繃也居丈反詒讓案繈吳鈔本作繈繈正字繈借字說文衣部云繈負兒衣也論語子路篇繈

負其子而至矣集解包咸云負者以器曰強呂氏春秋明理篇云道多褓襁高注云繈亦兒被也褓襁格上繩也孫奭孟子音義引博物志云襁褓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負小兒於背上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在強葆之中鮑何與識焉盧云此云在荷繈之中則非春秋時宋文公也案宋世家無兩文公且不常名諡并同此蓋墨子傳聞之誤不得謂宋別有文公鮑也盧說非官臣觀辜特爲之左襄十八年傳中行獻子禱于河偁官臣偃杜注云守官之臣祩子舉揖而槀之揖疑亦當爲校蘇校改楫亦通俞校改杖本塙論衡祀義篇云厲鬼舉檝而掊之斃於壇下此槀疑當讀爲敲同聲假借字左定二年傳云奪之杖以敲之釋文云敲苦孝反又苦學反說文作敲云擊頭也字林同又一曰擊聲也口交反又口卓反訓從敲云橫擿也案今本說文支部擿作擿畢云槀同敲殪之壇上當是時畢云舊脫此字一本有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畢云舊脫者字一本有詒讓案道藏本吳鈔本並有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遬也道藏本吳鈔本無也字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

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惟吳鈔本作唯）昔者齊莊君之臣（畢云君事類賦引作公舊脫臣字據太平御覽事類賦增）有所謂王里國（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王國卑下同疑此非）中里徼者（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徽下同）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公羊宣元年何注云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畢云由與猶同故兩作王云由猶皆欲也謙與兼同言欲兼殺之兼釋之也大雅文王有聲篇匪棘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周官小行人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大戴記朝事篇猶作欲是猶即欲也猶由古字亦通蘇說同）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之作二）盟齊之神社（畢云事類賦無神字詒讓案周禮司盟云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鄭注云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此所云與禮合）二子許諾（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二子相從）於是泏洫（畢云說文云泏水皃讀若窟洫未詳疑皿字言以水渫皿洪云泏洫當是洫盟之誤案泏皿殊不辭洪謂泏盟之誤於字形亦遠竊謂此當作酒血酒衈聲同唐人書函

字或作函與出形近故譌血又涉泄字而誤加水也摠羊而漉其血畢云太平御覽事類
賦引已上八字作以羊血灑社則漉當爲灑字之誤摠字書無此字盧云玉篇有摠字云磊摇也烏可烏
寡力可三切王引之云摠即剄字也廣雅曰剄刑刻剄也吳語自剄於客前賈逵曰剄到也作摠名或字
耳此文本作摠羊出血而灑其血謂剄羊出血而灑其血於社也太平御覽獸部十三引作以羊血灑社
者省文耳今本出血作泄血涉下文灑字而誤加氵又誤在摠羊之上則義不可通案王以泄涵爲出血
未塙而讀摠爲剄則是也洪說同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畢云四字事類
賦作已畫二字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也作祭羊
起而觸之畢云事類賦引作觸中里徼折其脚祧神之此有挩誤畢云疑當
云跳神之社案羊跳安能敢人使殪畢說不合事情而豪之殪之盟所當是時
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畢云太平御覽引云齊人以爲有神驗事
類賦引云齊人以爲有神疑以意改著任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
請品先不以其請者畢云品當爲盟下請當爲情王引之云畢謂品當作盟是也止

請字當爲諸先當爲其隸書先字或作先與其相似而誤其字當在盟字上其盟見上文諸猶今人言諸凡也言凡其盟而不以其情者必受鬼神之誅也上文曰諸不敬愼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遬也是其證今本諸誤作請其誤作先盟誤作品又升品字於先字上則義不可通下請字卽情字也墨子書通以請爲情不煩改字俞云先字之義尙不可曉于氏改爲其字而移在盟字之上似亦未安先疑矢字之誤矢言古通用盟矢卽盟哲也矢字隸書或作夬見孔宙碑先字隸書或作先見北海相景君碑兩形相似而誤案俞說是也

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

王云深谿博林幽澗毋人卽天志上篇所謂林谷幽閒無人也幽澗亦幽閒之誤幽閒毋人正指深谿博林言之若作幽澗則與深谿相複

施行不可以不董

顧云爾雅董正也蘇云董疑謹字之訛俞云董字無義疑董字之誤董借爲謹言不可以不謹也管子五行篇修暨水土以待乎天董尹知章注曰董誠也訓董爲誠卽讀董爲謹也說文董古文作薑形與董相似故誤案俞說是也禮記內則塗之以謹塗玉篇引作董涂亦謹董遠用之證

見

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畢云當爲情下同案請卽情之叚借不必改字非命中篇作情豈足以斷疑哉柰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高君子無義高疑當作尚下又挩士字尚士卽上士也下文云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又云此非所以爲上士之道也卽遥家此文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有讀爲又衆之疑當同上文作衆人下同子墨子曰畢云舊脫墨子二字以意增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謂武王克殷分命諸侯使主殷祀也非攻下篇云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是也受內祀謂同姓之國得立祖王廟也郊特牲孔疏引五經異義

云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祖
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
祖厲王猶
上祖也
疏者受外祀
此謂異姓之國祭山川四望
之屬祭統說周錫魯重祭云
外祭則郊祀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彼
大祀非凡諸侯所得祀烝不在所受之列故武王必
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
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祭吳鈔本作祀非惟武王之事爲然
也故聖王故當爲古下文古聖王古者聖王文屢見可證其賞也必於祖其
僇也必於社詳後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於社
者何也告聽之中也江聲云分之均謂頒賞平均聽之中謂斷皋允當也非惟
若書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
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考工記匠
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呂氏春秋愼勢
篇云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
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劉逢祿必擇木之脩茂者脩吳
云壇場祭壇場也置措也鈔本

作修韋王社奏一卽有社民于以史隱見篇禁世位卽社宗也
立昭云字銘本此神樹之叢爲記引本日社家案叢也伯
以日畢漢作作所叢其所社蕞陵墨社季禁素王必必
爲蕝說晉社蕞謂高大不皆社陟子字孫社隱說擇擇
蕞謂非相因顏擇注蔽欲其承世云已紹仍引是國六
位東也韓謁師木日牛廢證上家建誤孟蔬墨也之畜
畢茅茅蕞物而古之神呂者也修又國作伯社子六父之
云表而爽造爲日脩祠氏而置於開必位常之作籍兄勝
蕞位立叢孔位叢茂叢春復以社令擇而治誤叢略慈腯
蕝日之同廟急謂者樹秋興爲而吳木蕞善蔬位地孝肥
字蕝所位禮就草立也懷之宗言廣之字國亦蕞篇貞悴
假春以當器篇木以莊龍太廟則之俯作之泉卽云良畢假
音秋縮爲碑祠岑爲子篇玄承位次茂叢政叢叢家者讀音
說國酒祛作祝蔚蕞人日聚上爲近者則不同字樹以悴作
文語劉字社社之社閒問次賞社所以不能洪叢社爲毛悴
云日云之史稷所也世其四於字旁爲誤相云位叢祝爲異
蕝茅蕞誤晨叢因泰篇叢日祖之叢叢也信史謂勿宗句文
朝蕝位也祠臘立策日社率而誤祠位又而記叢伐劉太云也
會表社隸孔奉神恒見大羊言明中則耕祝陳社社云祝粹劉
束坐也書廟叢祠忠櫟祠示立矣索所杜於涉之叢祝宗字剛

（勝字讀與畢同顧云倅字句絫素問王冰注云勝者盛也淮南子時則訓云視肥膗全粹高注云牷毛色之純也又齊俗訓云犧牛粹毛宜於廟牲此畢所本依其讀則勝當爲衍文但以文例校之以顧讀爲長）

毛以爲犧牲

（周禮小宗伯毛六牲鄭注云毛擇毛也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毛之取純毛也山海經南山經郭注云毛言擇牲取其毛色也）

珪璧琮璜

（畢云琮舊作璜本如此案吳鈔本不誤）

稱財爲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

（逸周書糴匡篇云成年穀足賓祭以盛年饑舉祭以薄大荒有禱無祭祭以薄資即與歲上下之法）

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

（故讀爲固）

故曰官府選効

（選讀爲僎說文人部云僎具也廣雅釋詁云效具也効俗效字）

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

（畢云昔之言夕王逸注楚詞曰昔夜也詩曰樂酒今昔不聚羣言別羣也案此言祭牲當特繫不與常時所畜羣聚耳周禮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亨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是）

也畢說非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王云爲下當有有字而今本脫之必以鬼神爲有見上文其下仍有脫文不可考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畢云文選注引作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又一引作以其所行此無四字咸恐其腐蠹絕滅王引之云咸字文義不順當是或字之誤言或恐竹帛之腐蠹絕滅故又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也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後世子孫有吳鈔本作又字通畢云當爲猶非不能敬著以取羊畢云言敬戚以取祥也孫云說文云著讀若威又云羊祥也秦漢金石多以羊爲祥故先王之書聖人王云此下脫二字或當云聖人之言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吳鈔本有作又王云有與又同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爲

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愼無一
尺之帛一篇之書王云愼無二字義不可通愼無當爲聖人上文曰故先王之書聖人
一尺之帛一篇之書是其證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之重下有字亦讀爲又
畢云重有重下舊有亦何書三字衍文亦何書之有哉吳鈔本之有二字倒子墨
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古者詩書多互偁吳鈔本無大雅二字大雅曰文
王在上於昭于天大雅文王篇文毛傳云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鄭箋云文王
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也崩謚曰文周雖舊邦其
命維新毛傳云乃新在文王也鄭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
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傳云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
不時時也時是也鄭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毛傳云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鄭箋云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
案依墨子說謂文王既死神在帝之左右則與毛鄭義異穆穆文王令問不已問吳

鈔本作閒穆穆毛詩作亹亹閒作聞毛傳云亹亹勉也鄭箋云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閒日見稱歌無止時也

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

淮南子墬形訓云萬物貞蟲各有以生原道訓云蚑蟯貞蟲高注貞蟲細腰之屬也又說山訓云貞蟲之動以毒螫注云貞蟲細腰蜂蠉蠃之屬無牝牡之合曰貞案貞當爲征之段字乃動物之遍稱高說未晐說詳非樂上篇

允及飛鳥

王引之云允猶以也言百獸貞蟲以及飛鳥也以與用同義故允可訓爲用亦可訓爲以說文曰允從儿㠯聲㠯用允一聲之轉耳

莫不比方

莊子田子方篇云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案比方猶言順道也易比象傳云比下順從也樂記樂行而民鄉方鄭注云方猶道也

矧隹人面

畢云隹古惟字舊誤作佳江聲說同王引之云古惟字但作隹古鍾鼎文惟字作隹石鼓文亦然又夏竦古文四聲韻載道德經惟字作隹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矧惟者

語詞康誥曰矧惟不孝不友又曰矧惟外庶子訓人酒誥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皆其證也鹽鐵論未通篇曰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人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繇役篇曰普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後漢書章帝紀曰訖惟人面靡不率俾和帝紀曰戒惟人面無思不服並與墨子同意案王說是也靦說同人面言有面目而爲人非百獸貞蟲飛鳥之比也國語越語范蠡曰余雖靦然而人面哉余猶禽獸也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寍書僞孔傳云莫無也言皆安之蘇云二語見商書伊訓餘略同若能其允江聲云共讀爲恭恭格也允誠也惟天下之合畢云惟舊作住亦誤江王說同下土之葆葆保字通詩大雅崧高南土是保鄭箋云保守也安也漢書天文志顏注引宋均云葆守也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寍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書之鬼也商書舊本作商周王蘇據上文改是也今從之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商書舊本作禹書王蘇據上文改今從之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畢云此孔書甘誓文

文微有不同書序云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與此不同而莊子人間世云禹攻有扈呂氏春秋召類云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皆與此合詁讓案呂氏春秋先己篇云夏后相啟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是呂覽有兩說或禹啟皆有伐扈之事故古書或以甘誓為禹誓與說苑政理篇云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三年而有扈氏請服說亦與此合

大戰于甘

尚書釋文引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鄠縣西畢云其地在今陝西鄠縣

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

孔書云乃召六卿詩棫樸正義引鄭康成云六卿者六軍之將為孔傳云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孫星衍云鄭注周禮大司馬云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賈誼新書云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是天子親征王為中軍六卿左右之也

日有扈氏

史記正義云地理志鄠縣古扈國有戶亭訓纂云戶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尚書釋文云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姒姓之國為無道者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啟所伐者也案即今陝西鄠縣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尚書釋文引馬融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康成云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僞孔傳云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

取法有扈與夏同姓侍親而不恭是賊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王引之謂書及此威字並當爲威之誤威者蔑之段借字亦通天用勦絕其命僞孔傳云勦截也截絕謂滅之畢云勦字同剝詒讓案勦當从刀舊本从力誤唐石經尚書亦譌勦說文刀部云剝絕也引書作剝水部灑字注引作勦有日有讀亦爲又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孔書無此三十二字孫云墨子所見古文書與今本異或脫簡或孔子所刪也葆同保鄭注月令云小城曰保俗作堡言不貪其土地人民俞云葆士無義士疑王字之誤葆玉卽寶玉也史記周本紀展九鼎葆玉徐廣曰葆一作寶卽其例也案俞說近是予共行天之罰也共吳鈔本作恭孔書云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僞孔傳云恭奉也史記夏本紀恭亦作共與此同呂氏春秋先己篇高注引書作龔孫云恭當作龔說文龔慇也言謹行天罰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史記集解引鄭康成云左車左右車右共孔書竝作攻又首句下多汝不恭命四字史記夏本紀亦無孔傳云左車左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職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若不共命孔書亦作汝不恭命

考工記鄭注云若猶女也段玉裁云墨子作共其義蓋亦訓供奉如柴誓無敢不共也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其命孔書作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傳云御以正馬為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史記夏本紀正亦作政是以賞于祖而僇于社于舊本並作於今據吳鈔本改下二句同賞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孔書作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僇戮字通史記夏本紀亦作僇孔傳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言聽獄之事也王云事者中之壞字也中者平也與均字對文上文曰僇於社者何也言聽之中也是其證詒讓案事疑當為衷篆文二字形近中衷通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為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者夏書尚者舊本作尚書王云尚書夏書文不成義尚與上同書當為者言上者則夏書其次則商周之書也此涉上下文書字而誤案王說是也今據正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

之有亦讀爲又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疑有挩字吉日丁卯周以子卯爲忌日疑此卯當爲丣二字形近而誤漢書翼奉傳云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是以王者惡子卯也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是以王者吉午酉也是吉丣之義周代祝社方方謂秋祭四方地示后土句芒等也詩小雅甫田云以社以方毛傳云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箋云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此周代祝社方疑當爲用代祀社方周用祀祝並形近而誤歲於社者考歲上疑有挩文於吳鈔本作于又無者字案社者當爲祖若歲於祖若考言薦歲事於祖及考也少牢饋食禮云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嘗若當作當若此書文例多如是詳尚同中篇如吳鈔本作而畢云如與而音義同故字書而卽須也需亦从而聲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吳鈔本治利二字互易若以爲不然王云此五

字譌斷上下文義盡涉下文若以爲不然而衍是以吏治官府之不絜廉絜舊本作潔今據吳鈔本改下並同男女之爲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退亦當爲迓下同說詳前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之畢云見舊作現非詒讓案吳鈔本作見不誤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絜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戴云是以莫放幽閒至畏上誅罰二十一字疑即上下文之誤而衍者當刪去案戴說是也上文云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文略同由此以止與由此始天下治與天下亂文正相對中不當閒以此三十一字明矣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爲

幽閒廣澤畢云閒當爲澗案閒字不誤詳上文及天志上篇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眾強爲畢本作恃云舊脫此字一本有王云不可下一字乃爲字非恃字也下文曰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眾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文凡兩見是其明證矣上文曰鬼神之罰不可爲幽閒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見之與此文同一例不可爲富貴眾強云云猶孔子言仁不可爲眾也其一本作不可恃恃字乃後人以意補之與上下文不合案王說是也今據補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爲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王云殃傲二字義不相屬是殃殺之誤下文殷王紂殃傲天下之萬民同案王說是也此書殺字多譌爲傲詳尚賢中篇祥上帝伐元山帝行伐吳鈔本作代山帝疑亦當爲上帝畢云此句未詳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畢云至同致湯以車九兩周禮夏官敘官云二十五人爲兩古者兵車一兩卒二十五人九兩止二百二十五人於數太少殆非也此九兩疑當作九十

雨呂氏春秋云良七十乘數略相近車鳥陳鴈行六韜鳥雲澤兵篇有鳥雲之陳云所謂鳥
雲者鳥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湯乘大贊畢云疑輦字論云畢非也湯乘大贊卽書序所
謂升自陑者枚傳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是也呂氏春秋簡選篇亦云登自鳴條蓋湯之伐桀必由陑
道從高而下故書序言升呂覽言登墨子言乘乘卽升也登也詩七月篇毛傳曰乘升也襄二十三年左
傳杜注曰乘登也升陑登鳴條皆以地言則乘大贊亦必以地言但不能知其所在耳犯遂下
眾人之蟜遂畢云疑有誤字詒讓案疑當作犯逐夏眾入之郊遂遂逐形誤夏下郊蟜聲誤
王乎禽推哆大戲畢云乎禽當為手禽或云乎同呼呂氏春秋簡選云殷湯以良車七
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遂禽移大犧高誘云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為號而禽克之案移卽推
移此書所桀云夏桀桀干干辛推哆古今人表作推侈此下又云推哆大戲生列兕虎指書殺人則推哆
大戲是人名無疑哆移侈戲犧皆音相近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誤詒讓案淮南子主術訓云桀之力能推
移大犧高蓋本彼而誤故昔夏王桀昔下當有者字貴為天子富有天
下有勇力之人畢云舊脫力字人字据太平御覽增推哆大戲晏子春秋內篇

蒋上云推侈大戲足走千里手裂兕虎生列兕虎生列舊本作主別畢云主別太平御覽引
作生捕王云主別兕虎本作生列兕虎列即今裂字也說文列分解也裂繒餘也義各不同艮九三列其
夤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割列禳瘞管子五輔篇博帶黎大袂列皆是古分列字今分列字皆作裂而列其
爲行列字矣鈔本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墨子作生裂兕虎故知今本主別爲生列之譌刻本作生捕者
茂人以意改之耳案王說是也今據正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
厥澤陵詩周頌下武毛傳云侯維也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圉禦
字通詩大雅桑柔篇孔棘我圉鄭箋云圉當作禦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
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
爲然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
畢云詬太平御覽引作訽鬼下御覽引有神字下殃傲天下之萬民傲亦當依王校
作殺播棄黎老僞古文書泰誓云播棄黎老孔傳云鮐背之耇稱黎布棄不禮敬山井鼎七經
孟子考文引古本書犂作黎與此同孔疏云孫炎曰
耇面凍黎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面色似黎故稱黎

老傳以播爲布布者徧也言徧棄之不禮敬也方言云黎老也燕代之北鄙曰黎國語吳語云今王播棄黎老韋注云鮐背之耇稱黎老王引之云黎老者耆老也古字黎與耆近尚書西伯戡黎釋文大傳黎作耆是例也

其賊誅孩子

誅吳鈔本作殺說文口部云咳小兒笑也古文作孩書微子云我舊云刻子論衡本性篇引刻子亦作孩子此謂紂誅殺小兒也

楚毒無罪

王云楚毒本作焚炙此因焚誤爲楚則楚炙二字義不可通後人不得其解遂以意改爲楚毒耳焚炙卽所謂炮烙之刑也焚炙刳剔皆實有其可指之刑若改作楚毒則不知爲何刑矣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五出焚炙無罪四字注口墨子云殷紂則墨子之本作焚炙無罪甚明僞古文泰誓焚炙忠良刳別孕婦卽用墨子而小變其文案王說是也泰誓僞孔傳云忠良無罪焚炙之孔疏云焚炙俱燒也殷本紀炮格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

刳剔孕婦

僞古文書泰誓同孔傳云懷子之婦刳剔視之孔疏云刳剔謂割剝也說文云刳判也今人去內至骨謂之剔去是則亦判之義也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卽引此爲刳剔孕婦也

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

楚辭離世王注云號咷讙呼也太玄經范注云號咷憂聲也

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

車百兩 擇車猶呂氏春秋云簡車選車說文手部云擇柬選也 虎賁之卒四百人 逸周書克殷篇云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王既誓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孔注云戎車二百五十乘則士辛三萬二千五百人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也書敘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救野孟子盡心篇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史記周本紀云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風俗通義三王篇引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禽紂于牧之野呂氏春秋簡選篇云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救野前紂爲禽貴因篇作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案諸書所言數並差異未知孰是 先庶國節窺戎 畢云未詳洪云史記周本紀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集解馬融曰諸受符節有司也庶節即諸節窺戎即觀兵此當本於尚書泰誓篇 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 乎亦當爲手史記殷本紀紂用費中爲政正義云費姓仲名也畢云中讀如仲 惡來 見所染篇 眾畔百走 畔吳鈔本作叛王引之云百字義不可通百走蓋皆走之誤蘇云百字誤當作而案王說近是 武王逐奔入宮 畢云逐太平御覽引作遂 萬年梓株 未詳 折紂而繫之赤環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

折紂而出環作轘是言繫之朱輪案此無攷荀子解蔽篇云紂縣於赤旆正論篇云縣之赤旆並與此異畢說未塙載之白旗逸周書克殷篇云商辛奔內登于鹿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武王入適王所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縣諸太白孔注云折絕其首以爲天下諸侯僇故

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仲惡來崇侯虎見所染篇指寡殺人上說推哆大戲作指畫畢云寡畫字假音太平御覽引作畫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翟灝云逸周書世俘解有禽艾侯之語當即此禽艾得璣無小畢云此即禨祥字蘇云禽艾蓋逸書篇名呂覽報更篇云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德璣與德幾古字通用案蘇說是也說苑復恩篇云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疑即本此今書僞古文伊訓亦云惟德罔小畢說非是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

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
孝子乎蘇云忠當作中非攻篇言上中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意與此同子墨
子曰古之今之為鬼疑當作古今之為鬼此衍一之字非他也有天
鬼疑當有神字周禮大宗伯天神地示人鬼此則天神地示總曰鬼神散文得通也亦有山
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有子先其父死弟
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畢本使作死云一本作使案道藏本吳鈔本並作使
今從之然而天下之陳物謂陳說事故文選古詩李注云陳猶說也曰先生
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姒也爾雅釋親
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娣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王引之云而猶則也今
絜為酒醴粢盛絜道藏本作潔即絜之俗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
請有請畢本改誠云舊作請一本如此下依改案道藏本吳鈔本並作請此篇多以請為誠詳前
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

神請亡（請，畢本作誠，道藏本、吳鈔本作請，今據改。亡、無通。）是乃費其所為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非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自當為且。舊本無非字。畢云：一本作非直注之。特與直音近，故特亦作猶。蘇云：特字上當有非字。俞云：一本作非直注之是也。直、特固得通用，而非字則必當有。墨子蓋謂非空棄之而已，且可以合驩聚眾也。今脫非字，則義不可通。下文正作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當據補。案：蘇、俞校是也，今據補。）乃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此謂祭祀與兄弟賓客為獻醻。又詩小雅湛露孔疏引尚書大傳云：燕私者，祭已而與族人飲，亦是也。國語楚語云：日月會于龍豵，家于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以昭祀其先祖，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是祭祀并燕州鄉朋友等，即所云宗族鄉里也。）雖使鬼神請亡，（請，畢本作誠，今依道藏本、吳鈔本改。）此猶可以合驩聚眾，（驩，吳鈔本作歡，下同。）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請無有，（請，畢本作誠，今依道藏本、吳鈔本改。）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

牲之財乎（吳鈔本挩非字文今在乃上以文義校之疑當在吾上今吾語前後屢見）其所得者臣將何哉（臣字誤畢云一本無此字）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為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為上士之道也（舊本脫之字也字下云上文曰則非所以為君子之道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據補）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為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蘇云鬼下當有神字）下以合驩聚眾取親乎鄉里若神有（畢云若神當云若鬼神詒讓案以上文校之疑當云若鬼神誠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俞云弟兄當作兄姒義見上文）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尊明謂尊事而明著之以示人也即明鬼之義）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荀子富國篇楊注云墨子言樂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篇）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俞云仁之事者當作仁人之所以為事者見兼愛中篇詒讓案疑當云仁者之事下文云仁者之為天下度也可證）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爾雅釋樂云大鍾謂之鏞說文金部云鏞大鍾錞于之屬）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畢云一本無華字）以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犓吳鈔本作芻說文火部云煎熬也方言云煎火乾也凡有汁而乾謂之煎）以為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王引之云野即宇字也古讀野如宇故與宇通周禮職方氏其澤藪曰大

野釋文野劉音與與宇古同音楚辭招魂高堂邃宇王注曰邃深也宇屋也鹽鐵論取下篇曰高堂邃宇廣厦洞房易林恒之剝曰深堂邃宇君安其所皆其證若郊野之野則不得言邃且上與高臺厚構不偏下與之居二字義不相屬矣

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為樂器王云雖與唯同無語詞也說見尚賢中篇以為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為之也折舊本譌拆今據道藏本吳鈔本及王校正坦畢本改作垣云舊作坦以意改俞云畢改坦為垣是也壞疑壞字之誤掊者說文手部云杷也今鹽官入水取鹽為掊拆者說文广部云庐卻屋也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作卻屋也隸變作斥俗又加手耳行潦之水而掊取之毀壞之垣而拆卻之不足為損盜若王公大人造為樂器豈直如此哉故曰非直掊潦水拆壞垣而為之也案畢俞說並非也此折當讀為擿耕柱篇云夏后開使飛廉折金於山川此義與彼正同說詳彼注壞謂土壞坦讀為壇聲近段借字韓詩外傳閔子曰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

如壇上矣莊子則陽篇觀乎大山木石同壇與此書義並同壞坦猶言壇壇土也墨子意謂王公大人作樂器非掊取之於水擿取之於地所能得故下文即言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鍾鼓等也諸說並未得其指將必厚措斂乎萬民王云措字以昔爲聲措斂與籍斂同案王說是也籍斂見節用上篇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既以成矣以王校作已曰吾將惡許用之畢云惡許猶言何許王引之云言吾將何所用之也文選謝朓在郡臥病詩李注曰許猶所也許所聲近而義同說文所伐木聲也詩曰伐木所所今詩作許許洪說同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休吳鈔本作息言小人休息其負荷之勞也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予吳鈔本作與周禮掌皮云歲終則會其財齎鄭注云財斂財本數及餘見者齎所給予人以物曰齎鄭司農云齎或爲資又稾人云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注云齎給市財用之直此謂萬民出財齎以給爲舟車之費也不敢以爲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

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譬之若聖王之為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譬吳鈔本作辟王云此文兩言然則兩言即我弗敢非也皆上下相應舊本譬之以下十六字誤入上文竽笙之聲之下今移置於此）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鐘（王引之云即與則同當與儻同詒讓案當嘗字通嘗試也詳天志下篇下同文選東京賦李注云撞擊也巨大義同）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畢云文選注引作吹笙竽）而揚干戚（小爾雅廣言云揚舉也）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荀子勸學篇楊注云安語助王引之經傳釋詞得下補而其二字云安猶於是也言衣食之財將於是可得而具也）即我以為未必然也意舍此（王云此下有脫文不可考俞云此三字乃承上文而作轉語也意通作抑論語學而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是其證也抑舍此者言姑舍此弗論而更論它事也上文言樂之無蓋於飢者寒者勞者下文言樂之無蓋於大國攻小國大家伐小家而以此三字作轉語王謂此下有脫文非也）

今有大國卽攻小國有大家卽伐小家強劫弱衆暴
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卽
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
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卽我未必然也俞云我下脫以
爲二字當據上文補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
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
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
人唯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鍾
猶是延鼎也延鼎蓋謂偃覆之鼎玉藻鄭注云延冕上覆也是延有覆義鍾上弇下侈與鼎
相反虛縣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璧羨之羨周禮玉人鄭注云羨猶延也典瑞注云羨不
圜之貌延鼎謂如鼎而橢不正圜鳧氏賈疏云古鍾如今之鈴不圜弗撞擊將何樂得
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勿語詞惟勿猶云唯毋唯無蘇云勿

當作毋書中多用毋字蓋與務通非是將必不使老與遲者王云遲讀爲徲遲字
本有徲音遲徲又同訓爲晚廣雅遲徲晚也故徲通作遲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
股肱不畢強畢疾也義詳兼愛中下兩篇聲不和調明不轉朴畢云
朴疑卧正字玉篇云卧補目切目骨俞云明下文作眉疑音字之誤此句作明則涉上文耳目不聰明而
誤也朴當作扑亦以形似故誤扑卞者變之叚字尚書堯典篇於變時雍孔宙碑作於卞時雍卽其例也上
句云聲不和調此云音不轉變正以類相從矣案俞以朴爲扑近是明卽謂目也似不誤將必使
當年王云當年壯年也當有盛壯之義晏子外篇曰兼壽不能彈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呂氏春秋
愛類篇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女有當年而不績者淮南子齊俗篇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婦人當年而不
織管子揆度篇曰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當壯卽丁壯也丁當一聲之轉因其耳目之
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畢云眉一本作明案明眉
字通穆天子傳云眉曰西王母之山卽名也詩猗嗟名兮爾雅云目上爲名亦卽眉也使丈夫
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人紡

續織紝之事今王公大人唯毋爲樂唯舊本作惟據吳鈔本改今虧奪民衣食之財舊本譌時從王校正以拊樂如此多也廣雅釋詁云拊擊也書舜典予擊石拊石僞孔傳云拊亦擊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既已具矣畢云據上文當有王公二字大人鏽然奏而獨聽之畢云鏽字說文玉篇俱無將何樂得爲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王云此本作必將與賤人與君子下文與君子聽之與賤人聽之卽承此文而言今本作不與君子不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案此疑當作不與賤人必與君子謂所與共聽者非賤人則君子也王校未塙與君子聽之畢云舊脫首三字一本有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昔者齊康公畢云案史記康公名貸宣公子當周安王時詒讓案齊康公與田和同時墨子容及見其事但康公衰弱屬於

田氏卒爲所遷慶恐未必能興樂如此之
盛禰疑其爲景公之課惜無可校論也
興樂萬
兪云
興猶喜也禮記學記篇不興其藝鄭注日興之言喜
也歆也尙書堯典庶續咸熙史記五帝紀作衆功皆
興揚雄劇秦美新引作庶績咸喜是興與喜一聲之
轉其義得通興樂萬者喜樂萬也樂卽本篇非樂之
樂萬謂萬舞也蘇云萬此亦見太平御覽興樂萬萬人
作有樂工萬人愚謂正文當以興樂萬爲句而萬人
當屬下爲句蓋萬不可以數言當爲萬舞之萬萬人
猶舞人也興樂萬猶興舞也斯於事義爲協若以
數言則樂至萬萬人雖領國之力不足以供之雖至
無道之君不闢有此審爾則墨子當先以爲議而篇
中尙無此意則萬非人數曉然矣象蘇說是也周禮
鄉大夫舞師並云萬興舞鄭注云興猶作也卽此興樂
萬之
義
萬人不可衣短褐
短褐郎袒褐之借字說文衣
部云袒豎使布長孺褐粗衣
方言云禱諭其短者謂之袒云諭又云復孺江湘之閒
謂之褸褸郎袒之俗墨子書此及魯問公輸三篇字
並作短韓非子說林上篇賈子新書過秦論下篇戰國
策宋策史記孟嘗君傳文選班彪王命論並同史記
秦本紀夫寒者利袒褐徐廣云一作短小孺也索隱
云蓋謂褐布豎裁爲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
禓亦日豎褐列子力命篇云衣則袒褐般敬順釋文
云袒音豎許愼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爲袒又有作

短褐者說荀子大略篇云衣則豎褐不完楊注云豎褐僮豎之褐亦短褐也案短豎並裋之同聲假借字唐人說或讀短如字或以短為字誤或釋豎為僮豎皆非也不可食穅糟畢云穅字从禾俗寫誤从米蘇云御覽作糟穅曰食飲不美蘇云御覽食飲作飲酒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畢云一本作身體容貌不足觀也太平御覽引作身體從容不足觀也王云醜羸二字後人所加也楚辭九章注廣雅釋訓曰從容舉動也古謂舉動為從容身體從容不足觀謂[illegible]矣則身體之一舉一動皆無足觀也後人乃[illegible]醜羸二字大衣服不美何致羸其身體目身體從容不足觀與面目顏色不足視對文加醜羸二字則與上文不對矣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此作身體從容不足觀無醜羸二字太平御覽服章部十飲食部七所引竝同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此掌不從事乎衣食之財畢云掌一本作常詒讓案掌常字通下同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毋道藏本吳鈔本竝作無字通舊本為下挩樂字今

據王校補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蜚與飛通貞蟲詳明鬼下篇宋翔鳳云貞通征此言蜚鳥征蟲即三朝記所謂蜚征也案宋說是也莊子在宥篇云災及草木禍及止蟲釋文引崔譔本作正蟲亦即貞蟲也征正字貞正並聲近段借字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裘因其蹄蚤畢云蹄即蹏省文蚤即爪假音以爲絝屨吳鈔本絝作袴畢云絝即袴正文說文云絝脛衣也因其水草以爲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唯舊本作惟今從吳鈔本改唯雖字通蘇云惟當作雖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史記高帝紀以臣無賴集解晉灼云賴利也畢云生舊作主下同以意改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蘇云即與則通用王公大人蚤

朝晏退聽獄治政文選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李注引退作罷聽作斷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蘇云非命篇亶作殫詒讓案亶殫聲近字通太玄經范望注云亶盡也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叔舊本作升王云升當爲叔叔與菽同大雅生民篇藝之荏菽檀弓啜菽飲水左氏春秋定元年隕霜殺菽釋文菽作叔管子戒篇北冬蔥與戎叔莊子列御寇篇食以芻叔漢書昭帝紀以叔粟當賦並與菽同尙賢篇云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其證也草書叔升二形相似晏子諫篇合升斗之微以滿倉廩說苑正諫篇升斗作菽粟齊策先生王斗文選任防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作王叔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升後漢書周章字次叔叔或作升文選左思魏都賦注引張升反論陳琳答東阿王牋注作張叔及論昭七年左傳正義作張叔皮論皆以字形相似而誤非命篇多聚升粟誤與此同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畢云綑舊作細盧云當爲綑與捆同非命下正

作綑縿鄭君注禮記云縑也縿讀如綃王云縿當爲繰凡書傳中從喿之字多變而從參故繰帛[illegible]爲縿集韻細織也綑布繰猶言綃布帛說文繰帛如紺色或曰深繒從糸喿聲讀若喿玉篇子老切廣雅曰繰謂之縑襢弓布幕衛也繰幕魯也鄭注曰繰縑也繰讀如綃今本檀弓亦譌作縿又說文縿旌旗之游也從糸縿聲玉篇所銜切兩字判然不同案王說是也前辭過篇作梱布絹絹即綃之誤綑梱捆並稇之俗譌

非命下

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吳鈔本惟毋作唯無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惟吳鈔本唯下同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是故叔粟不足多聚叔粟叔舊本作升今據王校正又舊本挩是故叔粟四字王據上下文補今惟毋

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能夙興夜寐 畢云舊脫能字以意增詒讓案依上文當作必不能 紡績織紝 吳鈔本作織紝紡績 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 綑舊本亦誤細今依盧校正 是故布縿不興曰孰為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 俞云而廢二字當在大人之上國家二字當作賤人後人不達文義而誤改也此本云孰爲而廢大人之聽治賤人之從事曰樂也言大人聽樂則廢聽治賤人聽樂則廢從事也上文曰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是其證也 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 左傳昭六年叔向曰商有亂政而作湯刑竹書紀年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高注云商湯所制法也 曰其恆舞于宮 畢云其孔書云敢有詒讓案舞吳鈔本作武字通伊訓僞孔傳云常舞則荒淫 是謂巫風 僞孔傳云事鬼神曰巫畢云是孔書作時文見伊訓 其刑君子出絲二衞 畢云此緯字假音說文云緯織橫絲也案緯非絲數量之名畢說未允衞疑當爲術術與遂古

通月令徑術鄭注讀爲遂是其列西京雜記鄧長倩遺公孫弘書云五綵爲繹倍繑爲荐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襚遂卽襚從此段借作術又語作衛遂不可通耳**小人否**似言小人則無刑此宮刑故嚴於君子而寬於小人又疑否當爲否卽倍之省猶書呂刑云其罰惟倍言小人之罰倍於君子也**似二伯黃從**此文有挩誤僞古文伊訓采此而獨遺其刑以下數句恭讀音時傳本巳不可讀故置不取非命下篇節引下文作大誓疑此下文自是周書與湯刑本不相蒙因有挩誤遂豬挺莫辨也蘇云伯黃二字或伊尹之訛亦非**乃言曰**後數句非命下篇別爲大誓文疑當作大誓曰**嗚乎**道藏本吳鈔本並作呼**舞佯佯**吳鈔本作洋洋畢云舞當爲舞舞與謨音同孔書作聖謨洋洋元遺小續古今考亦引作洋洋顧云此正足舞字故用之以非樂二十五篇書何足據耶案顧說是也此猶詩魯頌閟宮云萬舞洋洋毛傳云洋洋眾多也**黃言孔章**畢云黃孔書作嘉是王引之云畢說非也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卽下文之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也此承上文言耽於樂者必亡其國故下文云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東晉人改其文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則與墨子非樂之意了不相涉而畢反據之以改原文傎矣案王說是也

黃疑當作其其篆文作舁黃古文作关二字形近非命下篇引大誓云其行甚章與此語意略同下文上帝弗常四句彼引大誓亦有之

**上帝弗常**王引之云常讀大雅抑篇曰肆皇天弗尚之尚謂天弗右也爾雅釋詁尚右也尚古通作常晚出古文尚書咸有一德篇襲墨子而改之曰厥德非常九有以亡蓋未知尚爲常之借字也

**九有以亡**毛詩商頌玄鳥奄有九有傳云九有九州也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李注引韓詩作九域有域一聲之轉

**上帝不順**畢云孔書無此八字

**降之百𦍸**畢云百舊作日非𦍸祥字異文郭璞注山游經音祥玉篇云𦍸徐羊切女鬼也詒讓案吳鈔本作日殃孔書作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孔傳云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

**其家必壞喪**壞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懷字亦通畢云孔書云墜厥宗已上文亦見伊訓

**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國語楚語云啟有五觀韋注云觀洛汭之地水經巨洋水酈注云國語曰啟有五觀謂之姦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爲觀左傳昭元年杜注云觀國今頓丘衛縣畢云汲郡古文云帝啟十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武觀五觀也楚語士亹曰夏有五觀韋昭云

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春秋傳曰夏有觀扈惠棟云此逸書敘武觀之事卽書敘之五子也周書嘗麥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五子之歌墨子述其遺文周書載其逸事與內外傳所稱無殊且孔氏逸書本有是篇漢儒習聞其事故韋昭注國語王符撰潛夫論皆詒以爲說啟乃淫溢康樂惠云啟乃當作啟子溢與跌同江聲說同江又云歌子五觀也啟是賢王何至淫溢據楚語士亹比五觀于朱均管蔡則五觀是淫亂之人故知此文當爲啟子乃字誤也案此卽指啟晚年失德之事乃非子之誤也竹書紀年及山海經皆盛言啟作樂楚辭離騷亦云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並古書言啟淫溢康樂之事淫溢康樂卽離騷所謂康娛自縱也王逸楚辭注云夏康啟子太康也亦失之、野于飲食畢云野于疑作于野孫星衍說同孫又云于往也俞云畢說非此本以啟乃淫溢康樂爲句野于飲食爲句野于飲食卽下文所謂渝食于野也與左傳室於怒市於色文法正同將將銘覓磬以力畢二句未詳覓疑筦字之誤形聲相近孫說同孫又云將將上疑有脫文作樂聲也樂聲鎗鎗銘力於磬管江云覓當爲莧莧喜說也胡官反俞云將將銘覓磬以力疑

有脫文蓋亦八字作二句也力字與食字爲韻畢失其讀故但知下文翼式是韻也王紹蘭云覓笎音近通用非誤也力即勒字銘覓磬以力謂作笎磬之銘衡鞹之案將將銘疑當作將將鍠鍠詩周頌執競云鍾鼓喤喤磬笎將將說文金部引詩喤喤作鍠鍠毛傳云喤喤和也將將集也說文足部云斃行兒引詩曰管磬斃斃則將亦斃之借字此力雖與上食下翼式頌協然義不可通且下文酒野亦與力韻不合竊疑此當作將將鍠鍠笎磬以方方與鍠自爲韻力方形亦相近儀禮鄉射禮鄭注云方猶併也管磬以方謂管磬併作猶詩言笙磬同音矣諸說並非

湛濁于酒渝食于野

惠云湛與耽同耽淫濁亂也江云湛濁沈湎也言飲酒無度渝讀當爲彭轉輸韻食于野言游田無度也孫云湛與媒通渝與輸通案湛沈通江說得之渝當讀爲偷同聲段借字表記鄭注云偷苟且也謂苟且飲食於野外燕游之所惠孫說並未允

萬舞翼翼

詩商頌那云萬舞有奕毛傳云奕奕然閑也奕翼字通小雅采微傳亦云翼翼閒也

章聞于大

惠云當作天畢及江說同

天用弗式

孫云萬舞之盛顯聞於天天弗用之畢云翼式爲韻海外西經云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儛九代大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据此則指啟盤于游田書序大康尸位及楚詞夏康娛云云疑大康

夏康即此云淫溢康樂淫之訓大然則太康疑非人名而孔傳以爲啟子不可奪也案楚辭夏康娛夏亦當從王引之讀爲下戴震謂康娛即康樂非太康說亦致塙畢謂書序太康亦非夏帝則謬說不足據也故上者天鬼弗戒戒當爲式此即冡上引書天用弗式之文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請畢本改誠云舊作請本如此案請誠字通詳前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爲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永嘉王景羲校 校語續出

# 墨子閒詁卷九

瑞安孫詒讓

非樂中第三十三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漢書藝文志注蘇林云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譏之也如淳云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祭法孔疏引孝經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任慶有遭命以謂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報之白虎通義壽命篇及王充論衡命義篇說三命略同墨子所非者即三命之說也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

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襍於民閒者衆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王云此下有脫文不可考雖强勁何益哉以上說王公大人下以駔百姓之從事畢云駔阻字假音說文云駔从馬且聲劉逵注左思賦引說文于助反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

辨然則明辨此之說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吳鈔本無曰字案疑當作言必立儀今本曰言二字涉上誤倒管子禁藏篇云法者天下之儀也尹注云儀謂表也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畢云運中篇作員音相近廣雅云運轉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鈞者史記集解云駰案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索隱云韋昭曰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爲器具也言運鈞轉動無定必不可立表以測景詒讓案管子七法篇云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尹注云均陶者

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均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案運員音近古通國語越語廣運百里山海經西山經作廣員百里莊子天運篇釋文引司馬彪本作天員立朝夕謂度東西也周禮大司徒云日東則景夕日西則景朝司儀云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考工記匠人云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晏子春秋雜篇云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正朝夕者視北辰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表儀義同左文六年傳云引之表儀洪云非命中篇非命下篇此段文義大略相同皆作言有三法法說文作灋表古文作穮字形相近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本謂考其本始下篇作有考之者有原之者廣雅釋詁云謏度也原謏字通劉歆列女傳頌小序云原度天道此原之亦謂察度其事故也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盧云廢置也中篇作發王云盧說非也廢讀為發故中篇作發而為刑政下篇作發而為政乎國發廢古字通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

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句蓋嘗尚觀於聖王之事蓋上舊本有盇字王云或以命爲有絕句下文云豈可謂有命哉盇即蓋字之譌蓋字俗書作盖形與盇相近故蓋譌作盇史記楚世家還蓋長城以爲防徐廣曰蓋一作盇今云盇蓋者一本作盇一本作蓋而後人誤合之耳盇與蓋同盇何不也檀弓曰子盇言子之志於公乎孟子梁惠王篇盇亦反其本矣嘗試也尚與上同言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則何不試上觀於聖王之事乎下文曰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盇嘗尚觀於先王之書盇亦蓋字之譌案王校是也今據删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爾雅釋言云渝變也在於桀紂則天下亂畢云舊脫在字据下文增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蓋嘗尚觀於先王之書蓋舊本亦譌盇王據上文改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畢云舊脫以字据下文增布施百姓者畢云舊脫此字据下文增

憲也（爾雅釋詁云憲法也周禮秋官有布憲管子立政篇云布憲於國國語周語云布憲施舍于百姓韋注同爾雅）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諱當讀爲違同聲段借字禮記緇衣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也鄭注云違猶辟也下同）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鹽數（當疑尚之譌畢云鹽盡字之譌）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大方即大較也後漢書鄭興傳李注云方法也史記律書索隱云大較大法也）而五者是也（畢云五當爲三即上先王之憲之刑之誓是）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雖唯通毋語詞詳尚賢中篇）不亦可錯乎（錯與廢義同詳節葬下篇）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

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誶也說百姓之誶
者畢云爾雅云誶告也陸德明音義云沈音粹郭音碎言以此告百姓蘇云誶猶訴誶謂不道之言也
俞云誶讀爲悴說文心部云悴憂也猶曰百姓之憂也故曰說百姓之誶者是滅天下之人也畢釋非是案
俞說是也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爲欲義在上者義在上文
未備據下文當作義人在上今本挩人字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
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畢云幹當爲斡此管字假音詒讓案後漢書竇憲傳李注
云幹主也或曰古管字漢書食貨志顏注云斡讀爲管管同謂主領也漢隸幹斡皆作幹經典多通用但此
幹字似當讀如字說文木部云幹本也幹者本幹對枝言之也荀子儒效篇云以枝代主而非越也楊注
云枝枝子若然家適謂之餘支子謂之枝幹主者猶言宗主耳萬民被其大利何以
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畢云當爲薄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也从
高省乇聲史記集解云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索隱云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遂滅湯社皇甫謐云
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在陝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書傳及本書亦

多作薄惟孟子作亳蓋借音字後人依改亂之顧炎武不考史記反以此譏許君地里之謬是以不狂爲犴也

絕長繼短

禮記王制云凡四海之內絕長補短方三千里孟子滕文公篇云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戰國策秦策韓非說秦王曰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又楚策莊辛對楚王曰今楚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此云絕長繼短猶國策云斷長續短也

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

畢云言財多則分也移或多字洪云禮記郊特牲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移之言羨也移古通作侈字侈亦是有餘之義

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殁其世

殁吳鈔本作沒下同

而王天下政諸侯

政正通正猶長也詳親士篇

昔者文王封於岐周

孟子離婁篇云文王生於岐周趙注云岐山下周之舊邑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又云大王進郊文王作酆畢云岐岐山周周原

絕長繼短方地百里

舊本作地方今從道藏本乙與上文合

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

王云是以上不當有則字蓋即利字

之誤而衍者上下文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是以上皆無則字俞云則上脫移字下脫分字上文曰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是其證也王氏謂則即利字之誤而衍者非案俞說近是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荀子成相篇云君子賢而能容罷楊注云罷弱不任事者國語齊語云罷士無伍韋注云無行曰罷管子小匡篇尹注云罷謂乏之於德義者處而願之曰柰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蘇云我字衍文或去上吾字亦可俞云則上吾字豈上利字並衍文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政舊本作征蘇云征當從上文作政蓋政者正也征政古通用案吳鈔本作政今據正政諸侯謂長諸侯也詳親士篇鄉者言曰畢云鄉同嚮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為

賞罰以勸賢（畢云中篇作勸沮是王云原文是勸賢不得徑改爲勸沮余謂勸賢下當有沮暴二字勸賢承賞而言沮暴承罰而言尚賢篇曰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尚同篇曰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可以沮暴皆其證）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親戚即父母也詳兼愛下篇尚賢中篇云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辨別同尚賢中篇云男女無別）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崩當爲倍之段字尚賢中篇云守城則倍畔猶此下文云守城則崩叛也倍與背同逸周書時訓篇云遠人背叛倍與崩一聲之轉古字通用說文人部倗讀若陪位邑部⿰朋阝讀若陪即崩倍相通之例）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王引之云不與非同義故互用俞云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十二字當爲衍文說詳下）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

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

俞云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十二字當爲衍文蓋上文說賞事故述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此文是說罰事故述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今上文衍上之所罰云云此文衍上之所賞云云皆於文義未合即此文之罰賞倒置而其傳寫誤衍之跡居然可見矣

以此爲君則不義爲臣則不忠爲父則不慈爲子則不孝爲兄則不良爲弟則不弟

良爲兄義不甚切疑良當爲長逸周書諡法篇云教誨不倦曰長其義也此以兄長對弟弟亦即家上云出則弟長於鄉里爲文尚賢中篇云出則不長弟鄉里國語齊語亦云不長弟於鄉里諡法云愛民長弟曰恭此並以長教幼爲長幼事長爲弟後人不解長字之義而改爲良遂與上弟長之文不相應矣

而強執

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舊本作者道藏本作持畢據下文改特舊本譌持王云持字義不可通持當爲特說見呂氏春秋忠廉篇注曰特猶直也言此直是凶人之言暴人之道也下文同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然則何以知命之爲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之財不足畢云舊脫食字據上文增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昔上世暴王昔舊本譌作若王據上文改昔今從之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昔則當屬上讀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畢云涂猶術王引之云畢說非也心涂本作心志耳目之淫心志之辟並見中篇下篇作心意亦心志之譌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書敘云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禮記緇衣尹吉曰鄭注云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僞孔傳云言託

天以行虐於天下乃桀之大罪畢云孔書作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伐之惡畢云
非命中作式是惡式伐形相近之是音相近也龔喪厥師僞孔傳云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
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眾言爲主也畢云孔書作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龔用喪爽音同
江聲云師眾也言桀執有命天用是憎惡之用喪其眾孫星衍云用爲龔聲相近此言湯之
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天志中篇作紂越厥
夷居不肯事上帝鬼神天志中篇無鬼神二字畢云孔書作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
禍厥先神禔不祀天志中篇禍作棄禔作祇畢云孔書作遺厥先宗廟弗祀禔同示詒
讓案說文示部云禔安也易曰禔既平今易坎九五作祇既平釋文云祇京作禔是祇禔聲近古通用之
證乃曰吾民有命天志中篇無民字孔書民上有有字無廖排漏道藏本作
扁案此皆從中篇作毋修其務義詳彼注天志中篇作無廖僞務亦誤畢云孔書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
懲其侮天亦縱棄之而弗葆畢云孔書無此文案舊本棄在之下王云縱之棄當
作縱棄之縱棄猶放棄也中篇作天不亦棄縱而不葆天志篇作天亦縱棄紂而不葆皆其證案王說是

也今據乙葆吳鈔本作保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畢云紂下据上文當有之字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供粢盛酒醴供吳鈔本作共祭祀上帝鬼神下無以降綏天下賢可之士舊本挩下無以三字王據上下文補爾雅釋詁云綏安也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俞謂將養爲持養之誤詳尚賢中篇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特舊本亦譌持依王校改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畢云忠下篇作中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 非命中第三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由爲義相近下篇云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畢云義上篇作儀義儀同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譬吳鈔本作辟員上篇作運聲義相近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柰何發而爲刑畢云據上篇有政字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盧云此下當有或以命爲有五字或以命爲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不嘗考之百姓之情畢云舊脫不字據下文增詒讓案然與則義同然胡不亦見尙同下篇此下文繁信

之則云然則胡不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
以下文校之亦嘗下當有有字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
姓爲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然則胡不嘗
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
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
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
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長短經運命篇引無布字
明賞罰以勸沮舊本挩明字今據長短經引補又勸沮長短經作沮勸吳鈔本作賞非
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
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
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政治要長短經並作正其在湯
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安危上長短經在則字在上

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長短舊本無則字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有命上疑脫執字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畢云未詳生當爲王案顧校季本吳鈔本並作王俞云此子墨子訛爲先生之言以折執有命者之說畢謂生當爲王非是案疑當作今胡先生非之諸校並未得其義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畢云下篇作不識昔也志即識字與讀如歟詒讓案不志不識並猶云不知禮記哀公問鄭注云志讀爲識識知也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意與抑同意亡語詞詳非攻下篇畢云亡同無也下篇作與同何以知之畢云言有命之說不識出之昔者聖善人乎意亡此言出之暴不肖人乎彼固亡知之妄言初之列士桀大夫說苑臣術篇云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桀與傑字通白虎通義聖人篇引禮別名記云萬人曰傑說文人部云傑埶也材過萬人也呂氏春秋孟秋紀高注云才過萬人曰桀毛詩衛風邦之桀兮傳云桀特立也愼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

百姓畢云順同訓詁讓案舊本此下有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二句盧云此已上十七字衍文案盧校是也吳鈔本亦無今據刪是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衆大夫聲聞不廢流傳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見命焉見字吳鈔本挩俞云必不能曰下有闕文下文必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是其證也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畢云言不糾其繆詒讓案繆即糾之段字不慎其心志之辟治要作僻畢云僻同外之敺騁田獵畢弋畢云說文云驅古文驅从攴案騁畢本作聘譌孟子盡心篇云驅騁田獵國語齊語云田狩畢弋韋注云畢掩雉兔之網也弋隿之借字詳備高臨篇內沈於酒樂而自必不能曰以下至此凡四十五字舊本誤入下文身在刑僇之中之下王移置於此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爲虛厲厲公孟魯問二篇並作戾字通畢云陸德明莊子音義云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身在刑僇

之中自不顧其國家以下至此凡三卌五字舊本誤入上文必不能曰之上王移置於此舊本不顧
上又衍一字王據下篇刪不肎曰三字舊脫畢據下文增不日二字治要引有此二字今據補
我罷不肖舊本無我字畢據一本增顧校季本有我爲刑政不善必曰
我命故且亡故下文作固同雖昔也三代之窮民治要窮作僞與下同
亦由此也蘇云由與猶同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畢云事一本作親詁
外不能善事其君長外八下疑始況之字惡恭儉
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
有饑寒凍餒之憂饑上下篇並作飢吳鈔本同必不能曰畢云必舊作心
以意改案顧校季本正作必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
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僞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
眾愚樸人久矣治要無樸人二字王云愚樸下衍人字蘇云不當刪案王校近是家語王
言篇民敦而俗樸王肅注云樸愨愿貌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

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畢云闕當是喪厥二字下篇作用爽厥師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孫星衍云厥爲闕形相近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肎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以天志中篇及上篇校之闕亦當讀爲厥與上闕師同此當云棄闕先神示而不祀也示祇間傳寫設作亓校者不憭因此書其字多作亓遂又改爲其復誤移箸先神上不知闕即厥字不當更云其也天志篇正作棄厥先神祇不祀可證非儒下篇其道不可以期世期晏子春秋作示亦示其三字展轉譌變之比例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畢云言毋勠力其事也上二篇俱當从此孔書作冏懲其侮義異或云僞泰誓不足据不如此文詒讓案毋僇當爲侮僇二字平列言紂惟陵侮僇辱民是務也荀子疆國篇云無僇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無毋僇古通無僇與抑卑文相儷與此毋僇義亦正同楊注釋爲無刑戮之恥失之天不亦棄縱而不葆吳鈔本作保畢云文與上篇小異王云孟子滕文公篇注曰丕亦者亦也畢本

不亦作亦不非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上有字當讀爲又蘇云所引蓋古逸書不字疑誤詒讓案不疑當作百三代百國或皆古史記之名隋書李德林傳引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命三疑當爲今三下當挩代字於召公之執令於然此有挩誤疑當作於召公之非執命亦然召公蓋即召公奭亦周書佚篇之文令與命字通於亦字誤上篇云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又云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是其證且畢云當爲曰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周禮大司徒有造言之刑鄭注云造言訛言惑眾不自降天之哉得之疑當作不自天降自我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吳鈔本辯作辨當天有命者畢云天當爲夫不可不疾非也王云呂氏春秋尊師篇注云疾力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非下當有之字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畢云一本作則必先立義而言蘇云當作不可不先立儀而言必字誤上而字衍俞云則必可當作則不可中篇曰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是其證也不可而者不可以也王氏念孫說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吳鈔本作辨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畢云舊脫有字一本如此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眾之耳目之請畢云据前篇當為情詒讓案請情古通不必改字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為善是故出

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爲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國語魯語韋注云屬適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畢云文選注引此治作理世作時民作人皆唐人避諱改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羣書治要問作聞尚同下篇亦云光譽令聞聞問通夫豈可以爲命哉據下文命上當有其字故以爲其力也故固通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治要功作

蓄畢云一本無功字）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為其命哉？又以為力也（力上亦當有其字）。然今夫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意亡詳非攻下篇蘇云也字衍亡讀如抑亡當作亦案蘇說非）？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若以說疑當作以若說），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畢云而讀如能一本無此字非案畢讀是也陳壽祺說同），而從其心意之辟（王據中篇以心意為心志之譌今案志意義同似非譌字），外之毆騁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畢云中篇湛作沈），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遂與隊通法儀篇云遂失其國家）。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

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強又曰吾命固將窮戴云又當依上文改作必昔三代僞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術之畢云舊脫人字一本有術同述詒讓案樂記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史記樂書作術此皆疑眾遲樸畢云言粗樸實之人王引之云遲字義不可通遲當為遇字之誤也遇與愚同晏子春秋外篇盛為聲樂以淫愚民墨子非儒篇愚作遇莊子則陽篇匿為物而愚不識釋文愚一本作遇韓子南面篇愚贛窳惰之民宋乾道本愚作遇蔡宋今愚惑與罪人同心然本愚作遇言此有命之說或作之或述之皆足以疑眾愚樸樸樸謂質樸之人也中篇作教眾愚樸是其證畢說非案遲疑當為稱管子重令篇云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而工以影文刻鏤相穉也謂之逆尹往云稱驕也莊子列御寇篇云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釋文引李頤云自驕

爾稱莊子也案莊子稱與管子同李說未塙此遲僕似亦卽驕稱愿僕之意與中篇文自不同不必改爲愚也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遺吳鈔本作示案此文亦見兼愛下天志中貴義魯問諸篇並作遺則吳本非是曰何書焉存王云焉猶於也案王說是也此倒句猶云存於何書禹之總德有之曰蘇云總德蓋逸書篇名允不著著疑當爲若允不若信不順也惟天民不而葆吳鈔本惟作唯畢云而同能葆同保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當依上中二篇補布命二字于下帝式是增畢云當作惡或增字江聲云式用也增讀當爲憎說文憎惡也或作帝式是惡惡或作帝伐之惡伐之字譌當从式是孟子盡心下篇云士憎茲多口趙岐注解憎爲增多之增則增憎字通顧云增卽憎字明道本晉語懼子之應且增也今本本作憎易林渙之蠱獨宿增夜道藏本韓非子論其所增用爽厥師爽上篇作喪惠棟云周語單襄公曰晉侯爽二韋昭曰爽當爲喪字之誤也彼用無爲有故謂

矯公羊傳三十三年何注云詐稱曰矯若有而謂有夫豈為矯哉為吳鈔本
作謂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
之言也於去發孫星衍云或太子發三字之誤莊述祖云去發當為太子發武王受文王
之事故自稱太子述文王伐功告諸侯且言紂未可伐為太誓上篇俞云古人作書或合二字為一如石
鼓文小魚作魚散氏銅盤銘小子作[illegible]是也此文大子字或合書作亨其下闕壞則似厺字因誤為去耳
詩思文篇正義引大誓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
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注曰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大命定號也疑古大誓二篇其上篇以太子發
上祭於畢發端至中下兩篇則作於得魚瑞之後無不稱王矣故學者相承稱大誓上篇為太子發以別
於中下兩篇亦猶古詩以篇首字命名之例也案孫莊俞說近是陳喬樅云去字疑是告之譌非曰
惡乎君子惡莊校改於天有顯德其行甚章莊云有當為右助也言天
之助明德其行事甚章著蘇云書泰誓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為鑑不違
鑑吳鈔本作監莊云鑑當為監在彼殷王蘇云殷宜作夏泰誓曰厥鑑惟不遠在彼夏王案瀉

古文不足據蘇說非也詩大雅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鄭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以不用爲戒此詩與彼詩文異而意則同

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蘇云此四句今書泰誓在厥鑑惟不遠之上上二句作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下同

上帝不常九有以亡

蘇云二語今泰誓無之上句見伊訓下句見咸有一德詒讓案常當讀爲尚尚右也詳非樂上篇僞古文書咸有一德云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僞孔傳云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並襲此文而失其恉

上帝不順祝降其喪

蘇云今泰誓弗作不其作時莊云祝斷也言天將斷棄其身詒讓案泰誓僞孔傳云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絶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非樂上篇引湯官刑亦有此四語未句作降之百舛

惟我有周受之大帝

畢云文略見孔書泰誓蘇云今泰誓下句作誕受多方莊校改帝爲商云言天改殷之命而周受之陳喬樅校同云商字作帝非是此節皆有韻之文作商則與上文叶今訂正之案莊陳校是也

昔紂執有命而行

昔下吳鈔本有者字

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

去發亦當爲太子發陳喬樅謂當云

（周公旦告發以非之服說不足據）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蘇云尚當作上古字通用也俞說同詒讓案皆無之謂皆以命爲無也）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吳鈔本天下無之字）非將勤勞其惟舌（畢云惟一本作類王云惟與類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類字無緣誤而爲惟一本作類者後人以意改之耳惟舌當爲喉舌喉誤爲唯因誤爲惟耳潛夫論斷訟篇慎已喉舌以示下民今本喉作唯其誤正與此同凡從侯從佳之字隸書往往譌亂隸書侯字作侯佳字作隹二形相似海內東經少室在雍氏南一曰緱氏緱與雍形相近晏子諫篇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韓子說疑篇推侈作侯侈淮南兵略篇疾如鏃矢高注曰鏃金鏃翦羽之矢也今本鏃作雖後漢書臧宮傳妖巫維氾維或作緱方言雞雛徐魯之閒謂之翟子今本作秋侯子皆以字形相似而誤）而利其脣呡也（畢云呡脣字省文說文云吻口邊也又有脗字云或从肉从昏此省日耳）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此句有捝字吳鈔本欲下有爲字）今也王公大人之

所以蚤朝晏退蚤舊本作早今據吳鈔本改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舊本敢下有息字即怠之衍文畢云一本無此字是今據刪曰彼以爲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吳鈔本知作智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叔粟叔舊本誤升今據王校正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畢云舊脫以字據上文增案吳鈔本不脫強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統葛緒畢校統作紞云說文云紞絲曼延也紞紡字假音王云畢說非也統當爲絲非樂篇作多治麻

統葛緒是其證墨子書言麻絲者多矣未有作麻統者且麻絲爲古今之通稱若統爲絲曼延則不得與麻並舉矣蓋俗書統字作綂與絲相似故絲譌爲統非說文之統字也蘇云統絲蓋形近而誤緒蓋與絮通案王說是也緒當依畢讀作紵說文糸部云緒絲耑也紵檾屬細者爲絟布白而細曰紵重文𦃇云紵或从緒省此與說文或體聲同蘇謂絮通非是

捆布縿

畢云說文云捆絭束也此俗寫案孟子縢文公篇云捆屨織席趙注云捆猶叩捆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孫氏音義云案許叔重云捆織也从木者誤也淮南子脩務訓云捆纂組高注云捆叩椓此文本書凡三見辭過篇作捆非樂上篇作綑惟此作捆與孟子淮南書字同然稛綑捆三字說文並無之惟禾部有稛字故畢以爲即稛之俗蓋从囷从囷聲形並相近故展轉譌變錯異如是要皆稛之俗別矣縿當依王校作縿詳非樂上篇

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蕢若信有命而致行之

畢讀蕢字句斷云此蕢字假音俞云蕢字乃藉字之誤藉若猶言假如也本書屢見案俞說近是畢讀非

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

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爲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織績紝則我以爲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爲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畢云當爲便字王云爾雅使從也天鬼不從猶上文言上帝不順耳小雅雨無正篇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箋訓使爲從管子小匡篇魯請爲關內之矦而桓公不使那請爲關內之矦而桓公不使不使謂不從也使非便字之誤　案王說是也下以持養百姓持舊本作待王云待字義不可通待養當爲持養字之誤也周官服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注待當爲持天志篇曰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荀子勸學篇以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曰以相羣居以相持養楊倞注持養保養也分言之則曰持曰養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曰士者持祿游者養交是也案王說是也蘇校同今據正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

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抎其國家畢云抎失王云共字義不可通當是失字之誤隸書失字或作失與共相似說文云抎有所失也尚賢篇云失損其國家傾覆其社稷抎古字通天志篇云國家滅亡抎失社稷齊策云守齊國唯恐失抎之皆其證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舊本此十三字捝落不完作當若有命者言也七字王云此本作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淮南脩務篇注曰強力也言有命之言士君子不可不力非之也中篇作不可不疾非疾亦力也下文曰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是其證今本言上脫之字也上脫不可不強非五字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今據補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術與述通見上非仁者之言也舊本仁作人誤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今之為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闕

# 非儒下第三十九

畢云孔叢詰墨篇多引此詞此述墨氏之學者設師言以折儒也故親士諸篇無子墨子言曰者翟自著也此無子墨子言曰者門人小子臆說之詞并不敢以誣翟也例雖同而異事後人以此擬翟非也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稱案荀子儒效篇云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分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僬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是周季俗儒信有如此所非者但并以此非孔子則大氏誣詆增加之辭儒墨不同術亦不足異也畢氏強爲之辯理不可通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

王引之云此即中庸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今云親親有術者殺與術聲近而字通也說文殺字從殳杀聲而無杀字五經文字云杀古殺字今案杀字蓋從乂朮聲說文乂芟艸也從丿乀相交或從刀作刈廣雅刈殺也哀元年左傳艾殺其民艾與乂刈同是乂即殺也故杀字從乂而以朮爲聲乂字篆文作乂今在朮字之上故變曲爲直而作乂其實一字

也說文無乂部故杀字無所附而不收杀與衛並從朮聲故聲相近轉去聲則殺音色介反衛音遂聲亦相近故墨子書以衛為殺

言親疏尊卑之與也孔穎達禮記正義云五服之節降殺不同是親親之衰殺公卿大夫其齊各異是尊賢之等案墨子下文亦專舉喪服言蓋欲破親親有殺以佐其兼愛節葬之說也

其禮曰喪父母三年舊本下有其字畢云其與期同言父在為母期也王云其字涉下文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而衍節葬篇父母死喪之三年下無其字是其證畢讀其為朞而以喪父母三年其為句大誤案王說是也今據刪禮蓋節指喪服經

妻畢云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後子三年後子詳節葬篇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畢云其與期同詒讓案公孟篇正作期戚族人五月以上述喪服並詳節葬篇若以親疏為

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

也若以尊卑為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

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宗兄見曾子問言適長為宗子者故下文云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盧云似當云而卑與子同也王引之云而卑子也當作卑而庶子也而讀為如言卑其伯

父宗兄如庶子也上文云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今本卑而二字倒轉又脫庶字王念孫云親伯父宗兄親當爲親言親伯父宗兄如庶子之卑也親親子相假又涉上下文親字而誤淮南兵略篇上親下如弟今本親謁作親俞云王氏引之請前讀爲如當從之惜謂當作卑如庶子則以意增盖未爲可據今按視伯父宗兄如卑子者卑子即庶子乃取卑小之義信二十二年左傳公卑邾杜注曰卑小也故凡從卑得聲者並有小義漢書高青傳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然則卑子之稱正與裨王裨將一律矣案俞說近是卑子疑當爲婢子見左文元年傳卑即婢之省

逆孰大焉

吳鈔本逆孰到

其親死列尸弗斂

小爾雅廣言云列陳也舊本挩斂字畢云弗與祓同王云喪禮無祓尸之事畢說非也此本作列尸弗斂今本脫斂字耳死三日而後斂則前二日猶未斂也故曰列尸弗斂列者陳也鈔本北堂書鈔地部二引此正作列尸弗斂案王校是也今據補

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矣

此非喪禮之復也士喪經云復者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是登屋也說文水部云滌洒也滌器洒濯之器若爨甌之屬現共以下並喪禮所無蓋謁語也

以爲實在則贛愚甚矣

書鈔地部引實作獻畢云說文

云戇愚也愚戇也玉篇戇陟絳切顏師古注漢書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反
如其亡也必求焉僞亦大矣
王引之云如其亡也二句與僞字義不相屬如當爲知言既知其亡而必求之則僞而已矣蘇說同
取妻身迎祇褍爲僕
畢云說文云祇敬也褍衣正幅則褍亦正意與端同王校作祇云畢說非也祇當爲袛隸書祇字作袛與袛相似故袛誤爲祇袛褍即玄端也周官司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鄭注曰端者取其正也服虔注昭元年左傳曰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端與褍同故說文以褍爲衣正幅也玉篇袀黑衣也淮南齊俗篇尸祝袀袨大夫端冕高注曰袀純服袨黑齊衣也即周官所云齊服玄端也莊子達生篇祝宗人玄端即淮南所云尸祝袀袨也詒讓案士昏禮親迎主人爵弁纁裳緇袘郊特牲說諸侯則玄冕此云玄端者蓋據庶人攝盛之服言之
秉轡授綏
士昏禮云壻御婦車授綏鄭注云壻御者親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者僕人必授人綏此上云爲僕即指親御之事
如仰嚴親
俞云仰當作御字之誤也天志下篇以御其構袘王氏引之謂御當爲抑隸書抑御兩形相似而誤正可與此互證詒讓案此非昏禮之親迎也若然墨氏之昏禮無親迎
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

畢云言為妻子法則案此疑當重父母二字父母下則妻子言喪父母下同妻子也今本涉上文挩父母二字遂與下句文例不合畢說失之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儒者畢云儒舊作傳據下文改當云儒者曰王云晏子春秋外篇行之難者在內而儒者無其外儒亦誤作傳迎妻妻之奉祭祀吳鈔本妻不重疑當作迎妻與妻之奉祭祀說文只部與古文作最與妻篆文形近又涉上而誤禮記哀公問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墨子所非與哀公言相類子將守宗廟故重之哀公問孔子曰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畢云同期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盧云當為服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守下據上文當有宗廟二字夫憂妻子以大負絫憂妻子謂憂厚於妻子猶下文云厚所至私也國策趙策云夫人優愛孺子說文夂部云憂和之行也引詩曰布政憂憂今詩商頌長發作優案古無優字優厚字止作憂今別作優而以憂為㥑

絫字墨子書多古字此亦其一也以與己同言偏厚
妻子已爲大負絫案乃又飾辭文過飾之奉祭祀守
宗廟故下云又曰所以重親也有曰有當讀爲又所以重親也爲欲厚所
至私畢云舊作和以意改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強執有
命以說議曰上有字亦讀爲又壽天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
命不可損益莊子至樂篇孔子曰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窮達賞
罰幸否畢云說文云幸吉而免凶也从屰从夭夭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有極廣雅釋詁
云極中也逸周書命訓篇云天生民而成大命命司德正之禍福立明王以順之曰大命有常小命日成
成則敬有常則廣廣以敬命則度至于極此古說有命之遺言也人之知力吳鈔本知作習
不能爲焉羣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
從事吏不治則亂舊本挩吏字王據上文補農事緩則貧貧且亂
政之本王云此句有脫文詒讓案疑當作倍政之本下文云倍本棄事而安怠傲而儒者
以爲道教是賊天下之人者也賊舊本譌作賤今依王蘇校正詳尙賢中

篇
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舊本無樂字吳鈔本有以下句文例校之有者是也下文晏子曰好樂而淫人可證今據補
久喪僞哀以謾親畢云說文云謾欺也玉篇云莫般馬諫二反陸德明周禮音義云徐望仙反
立命緩貧而高浩居畢云同傲倨說文云居蹲也案畢據史記孔子世家義亦見後
倍本棄事而安怠傲畢云舊作徵以意改
貪於飲食舊本作酒今據吳鈔本校改下亦云得饗飲食
惰於作務荀子非十二子篇云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此所非與彼相類
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禮記緇衣鄭注云違猶辟也
是若人氣若道藏本作苦吳鈔本同案人氣疑當作乞人此蒙上飢寒凍餒而言氣與乞通古乞作气即雲气字下文云夏乞麥禾是其證
鼸鼠藏畢云爾雅有鼸鼠陸德明音義云孫炎云鼸者頰裹也郭云以頰內藏食也字林云即鼢鼠也說文云鼸鼢也玉篇云鼸胡簟切田鼠也鼸舊作親誤詒讓案夏小正云正月田鼠出田鼠者嗛鼠也嗛鼸字通謂嗛者得食則藏之若鼸鼠裹藏食物矣
而羝羊視畢云爾雅云羊牡羒注羝廣雅云二歲曰羝說文云羝牡羊也陸德明音義云字林云牂羊也

然則羝羒牂皆牡羊賁彘起畢云易大畜云豶豕之牙崔憬曰說文豶劇豕今俗猶呼劇豬是也
案說文作豶豕崔以意收之豶與犗義同劇者犗假音玉篇云豶扶云切犗也君子笑之怒
曰散人焉知良儒畢云漢書云冗食注曰文潁曰冗散也說文云冗㪔也从宀儿在屋
下無田事玉篇云如勇切則此云散人猶冗人案莊子人閒世篇匠石夢櫟社曰而幾死之散人此述儒
者訴君子之語畢氏讀散人句斷誤夫夏乞麥禾疑挩春乞云云夫似即春字上半缺剝僅
存者五穀既收大喪是隨言秋冬無可乞則爲人治喪以得食也子姓皆
從特牲饋食禮云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云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喪大記云卿大
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注云子姓謂眾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國語楚語卿其子姓韋注云眾子姓同姓也
列子說符篇張注云種姓也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至下疑有
捝文因人之家翠畢云廣雅臎肥也此古字王引之云因人之家肥文不成義翠當讀爲賥
玉篇賥思辭切廣韻云貨也謂因人之家財也韓子說疑篇破家殘賥是也古無賥字故借翠爲之以
爲畢云疑有脫字案以文例校之因人之家與下恃人之野文正相對疑當作因人之家以爲翠翠當

依畢訓爲泥此特文誤到耳無挩字也 恃人之野以爲尊 畢云言禾参在野 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 此與荀子所謂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者相類 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 王云服古言三字文義不順當依公孟篇作必古言服然後仁俞云此本作君子必古服古言然後仁脫上古字公孟篇作必古言服然後仁亦當作必古言古服脫下古字案王說是也 應之曰所謂古之言服者皆嘗新矣 舊本挩言服二字今依王引之校增謂古言服其始制之時皆爲新積久乃成古也 而古人言之服之則非君子也然則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 舊本古人言之服之挩言之二字則非君子也挩非字服非君子之服上服字譌作法並依王引之校增 又曰君子循而不作 顧云廣雅釋言循述也論語曰君子述而不作 應之曰古者羿作弓 呂氏春秋勿躬篇云夷羿作弓畢云羿羿省文說文云羿古諸侯也一曰射師詒讓案說文弓部云琴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羿琴音義同作弓者自是古射官非夏少康所滅者 仔作甲 史記夏本紀帝少康

崩予帝予立索隱云予音宁系本云季杼作甲者也圖語魯語云杼能師禹者也夏后氏絜焉韋注云杼

禹後乇世少康之于季杼也畢云仔郎杼少康子盧云世本作興詒讓案史記索隱及費誓正義引世本

兆作杼廬據玉海所引未墟奚仲作車呂氏春秋君守篇同高注云奚仲黃帝之後任姓也

傳日爲夏車正封于薛說文車部云車夏后時奚仲所造山海經海內經云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

爲車郭注云世本云奚仲作車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劊作意以是互稱之續漢書興服志劉注引古史

考云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牛禹時奚仲駕馬依無周說奚仲駕馬車非其所作司馬彪劉

昭兆從之於義爲長巧垂作舟畢云北堂書鈔引作倕太平御覽作鍾事類賦引作工倕太平

御覽引有云禹造材疑在此俞云巧垂富作功垂字之說也周官肆師職注日古者工與功同字然則功

垂郎工垂也莊子肱倕篇擾工倕之指釋文文日倕音垂堯時巧者也堯典咨垂女共工是梱工垂者工其

官垂其名案山海經海內經云義均是始爲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楚辭九章亦云巧倕又見七諫俞說

未墟然則今之鮑函車匠畢云考工記有函鮑鄭君注云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

鞄蒼頡篇有鞄鞼陸德明音鮑義云劉音僕說文云鞄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

鞄即鮑也皆君子也而羿仔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

循人必或作之言所述之事其始必有作之之人也然則其所循皆小

人道也也邪古通吳鈔本作耶又曰畢云又舊作人以意改君子勝不逐

奔穀梁隱五年傳云伐不踰時戰不逐奔司馬法仁本篇云古者逐奔不過百里又天子之義篇云古

者逐奔不遠墨子所述儒者之言與穀梁同荀子議兵篇亦云服者不禽犇命者不獲揜函弗

射揜吳鈔本作掩禮記表記鄭注云揜猶困迫也案函疑敢之形誤下同詳魯問篇儀禮聘禮鄭注云

賓之意不欲奄之上人也此揜函亦奄卒之意謂敵困急則不忍射之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宋襄公

曰寡人聞君子曰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即此義又疑函當爲臽之誤說文臼部云臽小阱也今經典

通作陷漢書司馬遷傳函糞土之中而不辭史記函作陷於義亦通施則助之胥車畢云

施舊作強据下文改案畢門下文施字兩見故據改然施強義並未詳似言軍敗而走則助之挽重車而

文有擾誤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句仁人以

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

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王云何故相下當有與字而今本脫之則義不可通相與謂相敵也古謂相敵與相與襄二十五年左傳一與一誰能懼我哀九年傳宋方吉不可與也越語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與字竝與敵同義言既爲仁人則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兩相敵也上文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是其明證矣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爲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爲世除害聖下疑脫人字興師誅罰勝將因用儒術令士卒曰舊本儒作傳士云傳術二字義不可通傳術當爲儒術毋逐奔云云皆儒者之言也故曰用儒術令士卒隸書儒或作傳傳或作傳二形相似而誤上文儒者迎妻儒誤作傳案王說是也今據正毋逐奔掩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王云也字涉上下文而衍此言暴亂之人爲天下害聖人興師誅罰將以除害也若用儒術令士卒曰毋逐奔云云則暴亂之人得活而天下之害不除矣是暴亂之人下本無也字是爲羣殘父母而深賤世也戴云

賤乃賊字之誤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畢云君舊作吾據上文改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亦見公孟篇公孟子告墨子語學記云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畢云此出說苑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聞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揮之以莛豈能發其音聲哉案說苑所云與此文義絕不相應畢援諸未當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俞云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言事親者務為孝也與事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美之也與有過則諫相對此為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儲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為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家語相魯篇孔子為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賈是豫與儲義通隱知豫力爾文相對言隱藏其知儲蓄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讀固謀俞釋豫為儲亦非豫嘗為舍之段字豫从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令篇云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儲謝荀子不豫賈

豫當如周禮司市注鄭豫之義家語改豫作儲乃王肅私定非古訓也恬漠待問而後對爾雅釋言云漠清也漢書賈誼傳顏注云漠靜也淮南子詮言訓云故中心常恬漠泰族訓云靜莫恬惔宋本莫作漠摸慔莫竝通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畢云辟同闢案畢說非也莊子逍遙遊篇云中於機辟死於罔罟釋文引司馬彪云辟罔也又山木篇云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鹽鐵論刑德篇云罻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則機辟蓋掩取鳥獸之物辟字又作臂楚辭哀時命云外迫脅於機臂兮上牽聯於增繳王注云機臂弩身也案爾雅釋器云繴謂之罿司馬彪釋辟爲陷蓋卽以爲繴之借字王說與司馬義異未知孰是他人不知己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爲人臣不忠爲子不孝事兄不弟交疑友之誤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執後不言謂拘執居後不肯先言之朝物疑有挩誤見利使己雖恐後言蘇云使當作便雖當作唯俞云雖當作唯古字通也蓋言利之所在唯恐後言也下文云君若

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為深曰惟其未之學也正與此文反復相明言苟無利則君雖言之而

己不以天學謝也正所以破儒者擊之則鳴弗擊不鳴之說君若言而未有利焉

則高拱下視說文手部云拱斂手也會噎為深畢云說文云噲咽也讀若快噎

飯窒也會與噎同不言之意曰唯其未之學也唯舊本作惟據吳鈔本改其當為某

用誰急句遺行遠矣誰當作雖蓋言事急則遲避而遠行荀子非十二子篇云正其

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此所非與彼相類夫一道術學業·

仁義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周偏舊本皆譌昔周譌用

並從王校正偏吳鈔本作偏畢本同王云與偏同畢本改為偏非詳非攻下篇近以脩身舊本

脩作循王云此文本作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周偏近以脩身言君子之行仁義皆大以治人小以

任官遠則所施周偏近則以脩其身也今本皆作昔周作用脩作循則義不可通隸書脩循相亂案王說

是也今並據正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

旋利則止俞云利則止當作不利則止傳寫脫不字也非樂上篇曰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

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與此文有詳略而義正同此君子之
道也以所聞孔某之行畢云某字舊作孔子諱今改下放此則本與此
相反謬也謬吳鈔本作繆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
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吳鈔本無復字景公曰以孔某語
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以下當據孔叢子詰墨篇增爲字今寡人
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
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
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荊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迎孔子至楚
事在哀公六年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白公楚平王孫名勝其與石乞
作亂事見哀十六年左傳此事不可信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精通篇淮南子道應訓並載白公與孔子
問荅或因彼而誤傳與君身幾滅而白公僇畢云孔叢詰墨云白公亂在哀公十
六年秋也孔子已卒十旬蘇云此誣罔之辭殊不足辨唯據白公之亂在景公卒後十二年而晏子之卒

更在景公之先又安能與知後事而先與景公言之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俞云此本作教行於下必利上與上句言聽於君必利人相對為文教行下脫於字而利字又誤作於義不可通矣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從也舊本作行易而從也王云行易而從文不成義當作行明而易從與上句文同一例下文曰行義可明乎民又曰行義不可明於民皆其證案王說是也今據正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慮同謀以奉賊俞云同乃周字之誤深慮周謀相對為文言其慮深沈其謀周密也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畢云孔叢引殺作弑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為亂畢云趣讀促非仁義之也畢云脫字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後言言上後字舊本作后今據吳鈔本改行義不可明於民明吳鈔本作謀誤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某之有異於

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乎 道藏本吳鈔本作呼 貺寡人者衆矣 儀禮士昏禮記云吾子有貺命鄭注云貺賜也此貺與貺命義同畢云貺當爲況此俗寫非 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某之與白公同也孔某之齊見景公 史記孔子世家以此爲昭公二十五年魯亂孔子適齊以後事 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 史記孔子世家同晏子春秋外篇作爾稽孫星衍云尼爾稽谿聲皆相近詒讓案尼谿地無攷呂氏春秋高義篇又作景公致廩丘以爲養 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 盧云晏子外篇與此多同浩居作浩裾畢云案史記作倨敖自順顧云漢書酷吏郅都傳丞相條侯至貴居也讀作倨詒讓案王制云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鄭注云浩猶饒也居裾並倨之叚字家語三恕篇云浩裾者則不親下肅注云浩裾簡略不恭之貌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云自順而不讓又云有道而自順孔廣森云自順謂順非也 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 晏子作好樂緩於民 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 畢云孔叢史記宗作崇詒讓案宗崇字通詩周頌烈文鄭箋云

崇厚也書盤庚僞孔傳云崇重也循史記孔叢作遂晏子作久喪道哀王云循遂一聲之轉遂哀謂哀而不止也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

不可使慈民

晏子作子民慈子字通禮記緇衣云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又云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國語周語云慈保庶民親也

機服勉容

盧云晏子作異于服勉于容詒讓案大戴禮記本命篇盧注云機危也危服蓋猶言危冠勉俛之借字考工記矢人前弱則俛唐石經俛作勉是其證也機服勉容言其冠高而容俛也

不可使導眾孔某盛容脩飾以蠱世

吳鈔本脩作修晏子作盛聲樂以侈世文選西京賦薛綜注云蠱惑也

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眾

趨吳鈔本作趍觀舊本作勸吳鈔本作觀與晏子外篇合今據正

博學不可使議世

博舊本作儒畢云晏子儒作博議作儀王云作博者是此言孔子博學而不可以爲法於世非譏其儒學也今本作儒學者博誤爲傳又誤爲儒耳隸書傳儒相似說見上文儀議古字通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勞思不可以補民

畢云三字舊脫盧據晏子增

絫壽不能盡其學當年

不能行其禮當年壯年也詳非樂上篇抱朴子外篇省煩引墨子作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
不能究其事與史記略同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
畢云說文云營惑也家語云營惑諸侯高誘注淮南子曰營惑也營同營與胸音相近盛爲聲
樂以淫遇民晏子作以淫愚其民案遇與愚通詳非命下篇畢云當爲愚民其道不
可以期世俞云晏子春秋雜篇作其道也不可以示世此文期字亦示字之誤古文其字作亓
見集韻示誤爲亓因誤爲期矣其學不可以導眾畢云孔叢作家非今君封
之以利齊俗晏子作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畢云史記云君欲用之以移齊俗作移是
非所以導國先眾公曰畢云二字舊脫據孔叢增善吳鈔本又無此字於
是厚其禮畢云厚其二字舊脫盧據晏子增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
道問吳鈔本作利誤孔某乃恚舊本作孔乃志道藏本孔下又空一字季本吳鈔本並作
孔子諱今據增某字晏子作仲尼遁行畢本志改恚云恚舊作志盧改怒於景公與晏
子乃樹鴟夷子皮畢云卽范蠡也韓非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走而之燕

鴟夷子皮負傳而從按史記貨殖傳云范蠡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蘇云據史記范蠡亡吳後乃變易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然亡吳之歲乃孔子卒後六年景公卒後十七年又安知蠡之適齊而樹之田氏之門乎此與孔叢所言孔子見盜跖無異直齊東野人之語也詒讓案淮南子氾論訓云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說苑指武篇又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即此

於田常之門

田常即陳恆見春秋哀十四年經公羊恆作常莊子盜跖篇云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蓋戰國時有此篇誣妄之語錢大昕云田常弒君之年越未滅吳范蠡何由入齊此淮南之誤也

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爲

荀子法行篇行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楊注云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爲號莊子有南郭子綦案見齊物論篇南郭惠子尚書大傳略說作東郭子思說苑襍言篇作東郭子惠史記索隱引世本陳成子弟有惠子得或即此人朱彝尊孔子弟子攷謂即衛惠叔蘭謬

歸於魯有頃閒齊將伐魯

畢云言何其閒蘇云閒當作聞案蘇校亦通

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

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史記孔子弟子列傳載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使子貢至齊說田常伐吳又說吳救魯伐齊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越王聞之襲破吳越絕書陳成恆內傳所載尤詳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即其事伏尸以言術數吳鈔本無言字蘇云當云不可以言計數也尸下脫不可二字案蘇校未審依吳本則術當讀爲遂月令審端徑術鄭注云術周禮作遂此當爲隧之段字謂伏尸之多以隧數計猶言以澤量也或云當作以意術數意言篆文相近即億之省術率通詳明鬼下篇廣雅釋言云率計校也猶言以十萬計亦通孔某之誅也畢云言孔子之責也蘇云誅當讀謀孔某爲魯司寇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九年出司空爲大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畢云奉傳作於據孔叢改季孫相魯君而走經傳無此事亦誤語也季孫與邑人爭門關決植說文門部云關以木橫持門戶也決植上疑有脫文爾雅釋宮云植謂之傳郭注云戶持鎖植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戶旁札門植畢云列子云孔子勁能招

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呂氏春秋愼大云孔子之
勁舉國門之閞而不肯以力聞此云抉植郞其事也
說文云植戶植也似言季氏爭闢而出孔子抉門植
以綴之詁讓案左傳襄十年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十
門焉縣門發郟人紀抉之以出門者孔疏服虔云抉
撅也謂以木撅抉縣門使舉合下咨人出也抉疑抉
之借字又疑流俗傳誤以鄹大夫事爲孔子也淮內
子道應訓云孔子勁抣國門之闕又主衞詘孔子力
招城關高注云粥舉也以
一手招城門關端能舉之

孔某窮於蔡陳之閒

畢云
孔叢

窮作
尼

蔾羹不糂

內則鄭注云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
屑之糝畢云蓺文類聚引作蔾烝不
糂北堂書鈔作不糝太平御覽作糂一作糝苟子云
七甘不火食藜羹不糂楊傢云糂與糝同蘇覽反說
文云糂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
古文糂从參則糂糝古今字

十日子路爲享豚

享
吳
鈔本作亨畢云孔叢太平御覽引享作烹俗寫耳享
郎烹字下云爲字後人所加享郎今之烹字也經典
省作享後人誤讀爲蒸享之享故又加爲字耳孔叢
子誥墨篇藝文類豎獸部中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
十乚飲食部十一獸部十五
引此皆作子路烹豚無爲字

孔某不問肉之所由來

畢云蓺文類聚引作不
而食問肉所從來卽食之

號人衣

畢云號虢字之
誤孔叢作剝詒

讓案說文衣部云褫奪衣也非攻上篇云拕其衣裘拕褫字同以酤酒酤吳鈔本作沽畢云孔叢酤作沽同孔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閒在哀公六年十一年季康子迎孔子自衞反魯卽其時也席不端弗坐弗吳鈔本作不下句仍作弗論語鄉黨篇云席不正不坐皇侃義疏云舊說云鋪之不周正則不坐之也故范甯云正席所以恭敬也割不正弗食文選王昭君詞李注引兩弗字竝作不論語鄉黨篇文同皇疏云古人割肉必方正若不方正割之故不食也江熙云殺不以道為不正也案此當從皇說江說非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畢云文選注引反作異孔某曰來吾語女舊本作與女畢云當為語女案道藏本季本亦作語女吳鈔本作語汝今據正曩與女為苟生畢云苟且王云畢說非也苟讀為亟其乘屋之亟亟急也說文苟自急敕也從羊省從勹口勹口猶愼言也與苟且之苟從艸者不同曩與女為苟生今與女為苟義者曩謂在陳蔡時也今謂哀公賜食時也苟急也言曩時則以生為急今時則以義為急也若以苟為苟且之苟則苟生苟義二字義不可通矣文選石崇王昭君辭注引此亦誤以為苟且之苟案苟字不見經典唯爾雅亟速也釋文

曰亟字又作苟同居力反此釋文中僅見之字釋文而外則唯墨子書有之亦古文之僅存者良可貴也俞云王氏以苟爲說文自急敕之苟然求之文義亦似未合本文言爲苟生爲苟義不言以生爲急以義爲急也此字仍當爲苟且之苟苟生者苟可以得生而廾也苟義者苟可以得義而止也儀禮燕禮聘禮記竝有賓爲苟敬之文鄭注聘禮曰燕私樂之禮崇思殺敬也又曰苟敬也主人所以小敬也然則苟敬之義亦謂苟可以致敬而止此言爲苟生爲苟義正與爲苟敬一律蓋古語有然未可臆改也淮南子繆稱篇云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之從事也曰苟義文義正與此相近案俞說亦通

今與女爲苟義

畢云舊云曩與女爲苟義脫五字据文選注增

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

舊本辭下有忘字畢云此字衍案道藏本吳鈔本季本並無今據刪

贏飽則僞行以自飾

舊本贏作羸又挩則字王云贏飽僞行以自飾本作贏飽則僞行以自飾贏之言盈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我曲楚直其眾素飽杜注曰直氣盈飽盈飽即贏飽正對上文飢約而言今本飽下脫則字贏飽又僞作羸飽則義不可通案吳鈔本正作贏今據補正

汙邪詐僞

吳鈔本汙邪倒

孰大於此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孰

然

畢云舊作然就孫以意改孟子云舜見瞽叟其容有蹙韓非子忠孝云記曰舜見瞽叟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荀子亦同作造案就蹙造三音皆相近詒讓案禮記曲禮足蹙釋文云蹙本又作蹴大戴禮保傅篇霝公造然失容賈子胎教篇作蹙然易容新序雜事篇作霝公蹴然易容此書以就爲蹙爲造猶新序以蹴爲蹙爲造也孟子趙注云其容有蹙踖不自安也又公孫丑篇曾西蹙然注云蹙然猶蹙踖也

此時天下圾乎

畢云圾舊作坂以意改孟子韓非子作岌岌詒讓案孟子萬章篇云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趙注云孔子以爲君父爲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莊子天地篇云殆哉圾乎天下郭注云圾危也管子小問篇云桓公言欲勝民管仲曰危哉君之國岌乎義並同

周公旦非其人也邪

非其人疑當作其非人人與仁字通言周公不足爲仁即指下舍其家室而言三國志魏志裴松之注及長短經懽誠篇並引尸子云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爲兆民也非仁與不聖之論略同蓋戰國時流傳有是語又案詩小雅四月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人亦即仁字言先祖於我其不仁乎彼人人與此非人文意字例並同鄭詩箋云我先祖非人乎則詁人如字失其恉趣此可以證其設

何爲舍亓家室而託

寓也
舍亣舊本作舍亦盧校改爲亦舍畢本從之王云亦字義不可通亦當爲亣亣古其字也墨子書其字多作亣說見公孟篇耕柱篇曰周公旦辭三公東處於商奄蓋卽此所謂舍其家室而託寓吉盧改舍亦爲亦舍非是案王說是也今據正以上並謂孔子評舜與周公也
孔某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某
徒屬猶言黨友故後兼輿陽貨佛肸言之呂氏春秋有度篇云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
子貢季路輔孔悝亂乎衛
畢云舊脫亂字据孔叢云以亂衛增詒讓案莊子盜跖篇跖曰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案子貢未聞與孔悝之難亦謾詒也鹽鐵論殊路篇云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菹於衛子貢子皋遁逃不能死其難然則時子貢或適在衛與
陽貨亂乎齊
畢云孔叢作魯詒讓案此當從孔叢作魯左傳定九年陽貨奔齊又奔晉無亂齊之事論語皇疏引古史考謂陽貨亦孔子弟子蓋卽本此書而誤也
佛肸以中牟叛
論語陽貨篇云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集解孔安國云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左傳哀五年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

中牟即其時也肸蓋范中行之黨孔安國以爲趙氏邑字誤也

桼雕刑殘

桼正字經典多段漆爲之刑吳鈔本校改形畢云孔叢作漆雕開形殘詰曰非行已之致詒讓案孔子弟子列傳尚有漆雕哆漆雕徒父二人此所云或非開也韓非子顯學篇說孔子卒後儒分爲八有漆雕氏之儒又云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此亦非漆雕開明甚孔叢僞託不足據也俞正燮謂即漆雕馮攷漆雕馮見家語好生篇說苑權謀篇又作漆雕馬人二書無形殘之文俞說亦不足據刑形字通淮南子墜形訓西方有形殘之尸宋本形亦作刑

莫大焉

畢云莫上當脫一字

夫爲弟子後生

後生亦弟子也耕柱篇耕柱子遺十金於墨子曰後生不敢死又云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並弟子之稱

其師

其上有捝字

必脩其言

脩吳鈔本作修

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illegible]校語